

卷之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一

靖康中帙六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  
十四日庚寅盡其日

二十四日庚寅韓侂胄不再上奏

書云伏承御書特加溫諭尋繹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權  
好益光聖德陛下既全始終質諸天神韓侂胄不等永念  
同盟敢不祇畏中山河間兩府亦望差近上親信之臣  
嚴賜勅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勾交撥疆界據喝下金  
帛擬准見御寶文字續次交送近者猥被聖恩賜致內  
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尋用放還辱從所請感



藏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割三府見任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知識欲要者椿定姓名垂示即當發遣如不見公據請不受留內太原一路官負乞便於交撥宣內分白開指亦憑依應施行今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乾文閣待制太平甫充計議使副謹奉書奏謝以聞謹奏

朝廷復遣李挽致問

書云大宋皇帝致問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既定和議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便介以物將誠詳具別紙惟冀留納白送珠子束帶一條北上有五十正透飛鳳犀帶一條金綾真玉注挽一副真玉酒

盃十隻細鞍轡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

又別遣肅王為質請歸康王

書曰比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為質今令弟肅王前去可諒誠懇之情然念康王留軍中今將一月朝夕憂念未嘗少寧雖皇子郎君義同一家必垂顧恤奈手足之愛同氣之親一日不見實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候肅王到日便令康王回歸以慰茲寤寐注想之懷情深意切書不盡言再此布叙惟冀孚察白

幹离不以崇義軍節度使大安仁隴州團練使耶律忠充使副送還康王

書云使至迭承來喻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今



如命遣送前去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一萬錠聊用壓驚式表微意謹奉書奏聞謹奏

王黼削奪在身官爵長流衡州

靖康遺錄曰是日籍王黼第得金寶以億萬計初黼賜第於閭闔門外周回數里其正廳事以青銅瓦蓋覆宏麗壯備其後堂起高樓大閣輝耀相對又於後園聚花石為山中為列肆巷陌與民間倡家相類與李邦彥輩遊宴其中朋邪狎昵無所不至及至籍沒百姓爭入剽掠官不能禁斬數人而後已黼出城數十里至負固村追斬其首百姓謂之負固村云

秀水閑居錄云王黼作相初賜第相國寺東又賜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累竒石為山高十餘丈便坐二十餘處種種不同如羅鈿閣子即梁柱門窻什器皆螺鈿也琴光漆花羅木彫花碾王之類悉如此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徑詰屈往返數百步間以竹籬茅舍為村落之狀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識者以為不祥黼侍妾甚衆有官封者十八人八令人十宜人

靖康前錄曰二十四日府尹聶山進劄子乞追王黼行遣差人追及於應天府杞縣之南十里負固村遂戮之函首京師隨行金帛不可勝數盡為小寇剽掠差度支郎中邢倬藉其家財倬措置無術小人乘隙鼓唱爭入黼第絹七千餘足錢三千餘萬金玉之類為群小攘奪



者三分之一王時雍領尹詐稱般納王黼家者以第給賞優者推恩衆賚金帛入黼第即得首領者二十餘人梟首令衆餘皆弃物而遁 別錄云盜殺之于雍丘中興姓氏姦邪錄曰王黼字將明開封人也崇寧二年登進士第蔡京喜之累擢為翰林院學士厚結內侍梁師成輩多荐引之者政和七年除尚書右丞八年除中書侍郎宣和初師成荐為少宰惟諂佞師成凡事行其意而已每入禁中為柔曼之容効俳優譚話以悅上意置應奉司于其家四方珍貢皆由黼以進奉而多半隱盜于家公然賣官取贓無厭京師為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閣其無廉耻如此二年上欲乘契丹

為女真所攻因復其燕山黼力贊出師及用童貫蔡攸為帥四年加大宰楚國公二子皆加徽猷閣待制上命內侍韓當御藥院盧端專起大第以賜黼黼建御書閣芝草生于上黼邀上駕幸其第觀賞之人知其不祥五年拜太師封楚國公領三省事六年李邦彥密結蔡攸令諸黼而罷之靖康初貶廣州安置遣使斬之時年四十八士民皆快之

宣和錄曰宣和五年九月太傅王黼言臣以昧陋藐然之迹充位公傅總治三省無明謨顯庸仰稱敷求熙帝之載不足以格皇天膺多福宣和癸卯八月芝生賜第正寢之東閣柱礎之間狀如芙蓉懼魚受社之實且在



側陋不敢奏後兩決旬得賢治定閣產神芝二本表皆  
踰尺一生於漆柱之上一生於繪屏生閣柱者狀如雲  
翔鳳爪虬然其抄附于柱其中窮窿特起叩之有聲繪  
屏者如慶雲掩靄表裏穿透皆所創見昔未有之臣俯  
伏諦觀蚤夜休場以思前年蒙恩特賜長生大帝聖君  
容許嚴奉閣上又蒙恩特賜九華玉真安妃御容奉安  
閣下日月光明不間隱微神休聖迹固已久熟觀今芝  
所生天威不遠顏咫尺實惟帝君睿聖當宁安妃神靈  
在天貸臣竊位曠官罪悔衆積而憫其赤心皎然區區  
無他賜也故生祥瑞昭晰顯著如韓愈所謂此生人不  
識惟有天公知者臣與有焉不勝踴躍抃蹈之至且念

所居雖陋實為疇咨之地芝房吉祥一日三秀是豈孤  
臣之幸也蓋邦之榮壞以尚一人之慶輒繪圖昧死以  
聞奉聖旨手詔卿以碩德偉望簡在朕心傳巖之求若  
符節以來海寓加治神祇咸若凡建大事夾大疑莫不  
克舉方時平虜之策在廷之臣罔攸措議惟卿有先見  
之明助朕獨斷從中指受曾未朞年九有以載確然志  
在王室格于皇天致草木效靈見于賜第一日三秀表  
至踰赤結英吐華有若翔龍慶雲之狀豈不韙歎且若  
芝房之歌荐于漢廟著之方冊實為丕祥歷代寶之今  
者得非寅亮燮理之功薰為和氣致此殊祉瑞于家達  
以昭神祇在天敷佑之壽以示朕賴予良弼之義君臣



相頊休悅同體奏續來上良用嘉歎

王黼者開封人也舊名甫及顯貴上以其姓名與東漢  
宮者同詔易為黼登第後一任為相州司理蹤跡已詭  
譎入輦轂為何丞相執中所喜遂歷書局館職政和初  
為司諫蔡京荐之遷諫議大夫黼既驟遷遂背執中疏  
其惡二十事與京而執中不知也每稱道黼不已一日  
省中俟其來見則又及黼而京曰少師何主黼若是黼  
定何如人可保乎執中方談其美京即於坐後出一卷  
書使讀之乃黼擊執中疏也執中大愕始變色曰畜產  
乃爾若是繇是執中乃謝絕黼黼因投鄭居中黨中而  
居中前後數於上前稱荐黼有宰相才改御史中丞陞

翰林學士黼時事宦者梁師成為父與折簡必呼之為  
恩府先生方上躬攬權綱故每謂群臣多宰相門人如  
黼獨首出朕門下黼每進見上為前席論外事動移時  
專事險險能先事中意當是時戶部尚書患不得入京  
因奏用黼上大嘉謂之曰太師乃肯用爾爾能當此乎  
黼對以匪難也時用度侈版曹歲入有限非宰相應副  
必闕事黼既以才選能彌縫中人佗不卹也繇是未半  
年自親王貴戚暨班直禁衛動之俸賜中外乃大噪黼  
猶揚然且誑上謂左藏自充似第監臨失職爾臣願自  
自入庫治究其事而勢家吏僕聞此得伺候黼來掩之  
爭索所未給之物及視庫中則實一空於是數十百人



皆大喧詈攔黼不得出因窘甚用老吏為之計乃抱大  
榜告之曰尚書有約束無佗官吏作弊爾今當排日用  
次第給爾等可視此也即趨往東牆掛榜衆走從之黼  
迺得歸東庫角門跨馬遁去上聞而不樂遂以失職罷  
猶改宣和殿大學士以宮祠奉朝請賜甲第居之其賜  
第之鄰乃故許黃門將宅也黼又倚中人奏請疆奪之  
其子弟出怨言而黼又陰白盡逐去中外始大不平俄  
復翰林為承旨丁父憂起復遂除左丞遷中書侍郎乃  
有大用意時政和八年也黼面黎白若美婦人而目精  
鬚髮盡金黃且豺聲未久拜相委聽愈專當是時宦者  
梁師成從中秉相權故使黼表裏一旦恩數儀物有踰

於蔡京矣始黼專任乃事外飾奏罷堂吏添支省併書  
局皆協一時士論然專事逢君依群官故獨不敢及佗  
其後罷學校乃多取賂學錢奉宴游未久又入劄子乞  
置應奉司而自領之內則梁師成為提舉又啟北征事  
且與童貫力謀數以詩進顯結鄆邸和焉嘗密語上曰  
臣屢令術者攷東宮命不久矣先是黼既相再錫大第  
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山告功  
黼益得意乃妄托事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為臨幸睹  
黼之堂閣張設寶玩山石侔擬宮禁喟然歎曰此不快  
活和時上既幸黼第又從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因  
大醉黼自出傳旨支賜命放散衛從百官於是禁衛從



諸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詢詢師成與譚種  
乃扶持上而出撫諭之上醉不得語矣復入夜漏下五  
刻乃開過龍德宮復道小墻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官者  
十餘人執兵接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  
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  
數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上深悔之曰  
孫存愛我與轉一官存隨龍舊人為衛士首時對黼求  
見上不肯散者黼又同蔡攸每罷朝出省時時乘宮中  
小輿召入禁中為談笑或塗抹粉墨作優戲多道市井  
淫言媒語以媚惑上時因譴浪中以諸人輒無不中黼  
方持輿自若至賄賂公行於朝野自通判以上皆有定

價中外大喧上雖微聞然不之信至是蔡攸與朱勔皆  
能取驗於上因是怒併力攻師成勢折上於是怒黼始  
罷而致仕居第領應奉司如故殿後將過冬郊而禹欲  
相之會上內禪百寮入賀上下咸有喜色而黼面獨若  
死灰未幾誅死矣且黼士人也又才學受知君相則  
其富貴可立致乃由徑苟得一時之味因甘之流而不  
反夫既以非道而進後必以非道而終決矣是徒累國  
家亂天下如此可為世戒也

北征紀實曰燕地號沃壤用兵既久加金人殘毀桑柘  
生具為之一空我得之僅三年曾無斗粟尺帛之助常  
勝軍五萬月給人二斛戍兵九千月給人六斗則已十



餘萬斛又有食糧軍及諸州官吏不在數也故悉出河  
朔山東河東之力以應辦終一年而路諸皆困矣科配  
既久道路阻長率費十餘斛多至二十餘斛始能運一  
斛至燕山以有限之物轉輸之無已雖黼當權時內外  
帑藏及齊趙晉代民力皆已告竭焉上不樂垂以罷黼  
黼患失遂作免夫之令因得少失其權以謂燕山之後  
天下應起夫今免其調發獨令計口多寡盡出免夫錢  
違期限者斬天下所得免夫錢凡六千二百餘萬緡以  
二千萬應副燕山二十萬樁管然朝廷時時借用及宣  
和七年春正月唯六百萬見在餘二千二百有零則莫  
知其為何用此實充應奉矣蓋北事終定號經撫房者  
餘科配亦不行矣

朝廷一時文案黼奏丐降旨一切焚之故不得攷焉及  
宣和六年黼罷之後燕山日夕告乏而山東河北盜賊  
起少者不下數千人若張仙高托山輩皆連兵數十萬  
餘科配亦不行矣  
閑居錄又曰宣和間王黼急於財用以燕山免夫為名  
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又令州縣  
取鹽課一年最高者立為定額不許通融虧及分釐監  
司守令一例黜責於是計戶率錢猶不能給羅織告訐  
無所不至犯法者不復行刑但令買鹽厚利悉歸大商  
楚毒被於良民逃移逋負不可勝計

別錄曰開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韓應等狀蒙差體究



王黼所在契勘二十四日至雍丘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輔固村為盜所殺取到首級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二

靖康中帙七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辛卯盡三十日丙申

二十五日辛卯鄜延張俊環慶韓時中涇原馬千等皆至京師稍安

斬內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

初朝廷發金字牌徵兵隴西內侍官暗留不遣及馬千等至皆云不見金字牌但云聞京城急危來赴難由是發覺故斬之

二十七日癸巳真定府路安撫使劉韜送馬擴下獄茅齋自叙曰先是被童買之命招置真定中山忠勇敢戰軍



馬專一統制擴急趨保州取家屬南歸復過中山已見  
烽火連舉五把次日至真定劉詒委擴提舉四壁守禦  
靖康元年五月七日拜上登極赦擴密遣人入京具畫  
一奏劄具說虜人南寇步騎無二萬人又時已春首彼  
難久留乞堅守京城勿輕出兵括取官私馬無慮三萬  
疋召募敢勇必戰之人各授器甲略閱隊伍每五千人  
為一項分屯要害密檄諸道勤王之兵併力齊進預戒  
河東河北多設邀截彼不過二月中必退京師之兵躡  
其後河外之兵邀其前彼方阻河勢迫乘機擊之可使  
疋馬不回後因職事與詒之子新授浙西市舶提舉子  
羽議論失歡子羽乃與路分鈐轄李質等同謀譖害擴

癸巳擴晨往謁詒坐未定詒密備兵卒在庭呵擴下曰  
爾安得反可斬之擴大呼曰時事如此方用人之際豈  
可聽小兒子譖誣欲害士大夫乎詒曰不干渠事擴曰  
擴與令嗣提舉不足衆人共知何謂不干渠事且公欲  
斬人亦須責文狀否詒辭曲不復言斬乃曰送之有司  
遂置擴于獄中子羽作奏劄誣以約虜人獻城事二月  
得旨令提刑司置院根勘具的確情犯聞奏

同日降指揮為犒大金金帛未足權行根括  
聖旨朝廷近為大金攻圍京國方講議和須藉金銀幣  
帛數目金銀最為緊急雖各分定拋認之數尚慮告論  
一節或為民害遂令除去下令已來權豪殊不體念國



家之急所納之數金銀稀少可自今月十七日為始應  
京城蓄金之家所有之數或以埋藏或以寄附並限兩  
日盡數赴元豐庫大觀庫左藏庫權貨市易務都茶場  
送納金每兩價錢三十貫銀每兩一貫五百文先次出  
給憑據由公據候事定支還若限滿不赴官送納並許  
諸色人告陳於告金銀內二分一分充賞犯人取旨重  
行斷遣知情不告與同罪除開封府見於豪民之家分  
認數日送納外餘逐色目逐家已行科定金銀數目指  
揮更不施行尚書省劄子殿中侍御史李奉議奏臣等  
伏惟近降聖旨借士庶金銀如納數多當議量度於武  
安內安排特與理選限不碍止法理為官戶注授優便

差遣臣等訪聞民間供輸今已累日其納數多可應前  
項指揮者臣等欲望聖慈付有司條具以聞遂授以官  
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其或有願田舍乞以近  
拘收到房廊物業量價給還庶使人心懽悅樂於輸納  
以濟一時之急謹錄奏聞伏乞聖旨依奏是日晚  
專頒收簇大金犒賞金銀所據左藏庫申有廣德坊李  
棗已納金六百七十四兩銀一萬四千七百四兩九錢  
葛關金六百兩銀三千五百七兩奉御寶批李隸與成  
忠郎葛關與保義郎凡此同日數百戶以勸來者  
李綱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  
殿議用兵



傳信錄曰是日同執政上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上曰  
金人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  
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  
城下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  
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  
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  
邑俟彼將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  
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以將帥檄  
取誓書須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  
上意深以為然

二十八日甲午种師道使姚平仲進兵逼其壘虜不敢動

南歸錄曰种師道以四鎮不可割與李邦彥議人人異  
同唯李綱議與師道合師道問沈瑄金人初來事瑄對  
曰河瀕者若有千人兵守之大羊豈至都城師道曰不  
然金人至此如何却去又問瑄河北地形及邀截之狀  
瑄對如上李右丞書同師道曰如公之言比至塞上無  
匹馬矣瑄復問師道曰今日如何處置師道曰公見得  
賊寨中有糧否瑄曰金人沿路日掠糧草今至城外取  
金帛子女未有聚糧之意但恐聞西兵至方旋聚想必  
不多師道云如公之說昨日生擒二賊剖腹視之已食  
黑豆今當逼賊營劄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過五  
七日間彼自折沮矣瑄又出一劄子呈師道曰金國長



驅直犯京闕蓋緣中國失謀今日之謀豈可再失哉執政大臣力主講和之議然金帛果充其數乎三路之地果能弃乎已議講和而王畿之內剽掠殆盡兵回之後以勸入主而為全身之計或張大虜人之勢以脅朝廷而成其講和之功殊不思異時之患又甚於今日也聞金人見造浮橋馳驛班師若遷延失機濬州橋既成粘罕之兵繼至將有噬臍之悔矣兵貴速拙不貴巧遲伏望宣撫樞密使詳酌斯言斷以不疑而早圖之宗社幸甚

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

書曰臣嘗讀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有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既使文武之將征伐於外矣若內無孝友之臣以與王居則譏毀之言日至忠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焉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函鎮烏重嗣李光顏皆一時名將勢若甚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已進取所畫軍事皆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迄無成功夫內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監哉方今強虜入寇四郊多壘講和之計雖夾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之日無期是宜內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國事以雪耻辱之時也而道路藉藉皆言宰相大臣與將相異謀朝夕諠



爭未有定論審如此豈誠心為國者哉夫和親征戰之說漢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廢然金帛既不足虜人必不肯退師又三鎮三關之地向以兵力寡弱不得不姑從之今老将援師繼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虜人必要金帛之足與三鎮三關之地又豈得憚於用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願詔執政大臣以孝友張仲為心和以濟事無爭私忿先公而後私庶幾大功可立如或不悛與夫妨功害能之人當顯出之求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乎雖然戎馬在郊城門未啟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僉議於黼座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壘然後

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曲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貪淋而無厭旅拒而不受陛下雖欲勿戰得乎况又事直師壯人有鬪心以宗廟社稷之靈何憂不克所慮者窮寇遠來自居死地困獸猶鬪之時也願更詔將帥持重應機無輕接敵以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臣一介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財擇

三十日丙申大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京師傳聞太上皇到泗州蔡京童貫等建議留高俅以侍衛兵扼泗州太上皇南去人心不安陳東乃詣登聞檢院上書曰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



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  
勔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  
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扶太上皇南去恐迤邐  
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  
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  
盡賜施行雖聞王黼李邦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謫輕未  
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  
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廷方有夷狄之難未暇議此  
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  
之兵皆由群賊設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於危急之地  
臣豈敢尚爾默默臣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

兄侏仲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為數賊  
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  
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  
雖高侏被宣欲進亦復艱之行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  
筆劄付高侏只令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挾上皇  
渡橋而南以趨江浙其隨駕兵士盡為群賊斥之而回  
聞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  
令勝捷親兵以弓射之衛士中矢自橋墜墜者凡百餘  
人高侏兄弟在道傍惶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  
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其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  
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



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為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下所共知上皇今為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西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婿其弟虛中聞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兄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勔有一鄉附已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為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南東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

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在此耳陛下何尚不忍於此邪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莫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聞措紳之言曰師成為人真是檢倭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賊最為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靖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紀綱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已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餒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已格一或



背違輒行諸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  
所恃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以籠絡天下英  
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荐其門吏使臣儲  
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舊充使  
臣之後即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克師成趨走執役之  
吏耳非特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  
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聞其中  
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為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  
盡是富商豪子曾進納及非泛補授官職士大夫不齒  
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舉者聞每名獻錢七八千  
緡師成便為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為既衆即又

轉令張補等將上其它權倖遂相效以貫利師成實啟  
之每遇賜名唱第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  
升降以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體國家選舉之法為師  
成壞亂幾至掃地此事播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共  
知第畏師成不敢言耳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  
下餽賂不計其數又創置此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  
藝局濫建官吏贖立工徒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  
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  
實董其事因偷盜官錢不知紀極不察其所為而惑其  
足恭作偽必以為真能廉靖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  
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內朝善



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因緣為奸竊弄  
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  
眈嗜無厭不覺遭其毒手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  
浸潤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明獨照洞鑒其奸必不為  
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為姻家京黼勳彥又其積年之  
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存深念陛  
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群賊等輩倚為奧  
援大上之心胡可得哉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  
不待臣區區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槩見臣更請以此  
日所聞為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  
定非臨時倉卒之謀唯此數賊實嘗撓之而蔡攸者沮

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  
焉陛下謙遜之際間數賊密請鄆王楷來到殿上而師  
成實為謀始此意安在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  
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  
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為甚天下共知數賊久欲不利  
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於是揚  
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  
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為飾甚至男女衣著幣帛往  
徃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唱為讖語以撼國本群賊和之  
更相夸尚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  
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為



已力拊終陰慝有如此者又况蔡京久事上皇素有異志童貫蔡攸近與虜賊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退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浙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毋使滋蔓蔓難圖也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已至遜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皆引已歸咎自來貶放為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已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釁實自群賊啟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

適幸免耶或尚使之出入禁闈而無所忌憚耶江浙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如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時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為無足采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海行在告諭應隨行軍兵以厚賞使各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齎陛下親筆奏書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遂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為此書而或者見譙曰上方以夷狄為患子猶不能獻一謀策以為上計而乃汲汲於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先後緩急乎臣



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於手足群賊之患實為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疴豈能為害今夷狄所欲大則疆土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疆土得之甚難寧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金賊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惟懼之中將相大臣孰不知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虜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係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唯斷乃

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幸陛下留神眷瀆天威罪當萬死

貶梁師成節度副使安置差遣使臣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

中興遺史曰陳東疏奏未及施行會有姚平仲之敗繼有歐擊宦官太學生伏闕事再貶師成循州安置未行師成知不免遂自殺梁師成字守道始以小璫親文墨得侍上師成能任數且謹密主傳道上旨遂親信初佐賈詳為書藝局詳死故師成專以奇巧始得君久之為睿思殿文字外庫益用事矣政和間迺盛起良嶽建明堂改作宣得門時已陰主上文書遂行宰相事俾王



黼在外表裏之內無關決上微宿于外則師成入處殿  
中因於文字外庫擇能文筆吏隸其下凡御筆號令批  
荅率命其徒以自代後來宰執政至於侍從多其門生  
王黼父事焉亦有望風而不獲進者其居害政敗國首  
為宗主嘗自目為蘇軾之出子與軾諸子叙拜為兄弟  
行數丐上曰先臣何罪大抵不揆兀若此其後淵聖皇  
帝卽位太上皇帝南幸群姦懼為正人所圖乃留師成  
宮中以防其內外則托李邦彥相與固天子意然師成  
卒得罪縊殺之但以其自縊聞詔贈太師或謂坐太上  
嘗諭大臣始內禪時師成獨沮冀又以表裏王黼云  
別錄云貶彰化軍節度副使行及八角鎮而死

張叔夜請兵邀擊金人第二狀

右臣昨奉御前劄子女真前鋒犯關及覩赦文欲遣使  
和會臣嘗於正月二十七日奏以謂若許和會則胡羯  
必有邀求今若縱之使去後必復來遂有輕中國之心  
乞遣精騎邀擊及預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臣乞  
候錢蓋到任交割訖前去國門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  
力追襲未奉處分臣竊謂中原有警臣自合領本路兵  
及弓箭社等差守管押赴京畿外契勘臣昨於去年十  
月以京東盜賊靜盡蕩平班師後因病再乞宮祠伏蒙  
聖慈矜憐特與所乞差提舉崇福宮近者奏乞與諸將  
追襲胡馬出於愚衷以世受國恩於義當國家緩急之



時所宜力疾自効不應端居養病今來臣已自徐州南  
京拱州路前去國門聽候處分伏乞睿慈特降處分如  
胡馬目今猖獗即乞早假臣兵令詣尚書省取稟前去  
如朝達已別有施行處置無所用臣願方陛下即位之  
初臣子之情莫不願瞻清光兼臣有前任京東安撫使  
本路急切利害然不敢輒乞朝見敷奏伏乞特恩許臣  
到闕引對奏陳訖或只於尚書省投納說前去潁昌府陽  
翟縣居住須至奏聞者右勳會臣已於正月三十日當  
日離任起發前去伏望聖旨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三

靖康中帙八

起靖康元年二月一  
日丁酉盡四日庚子

二月一日丁酉朔姚平仲劫金人寨不克敗績揚可勝被  
執為幹離不所殺

中興遺史曰先是朝廷大臣皆主和議唯李綱非之及  
种師道至議論與綱同上意頗和又姚平仲以士不得  
速戰有怨言達于天聰上一日遣使伍革促師道戰師  
道奏請召大臣熟議之君子謂師道主張不定其意在  
乎敗則分謗也乃與李邦彥李綱吳敏同對于福寧殿  
皆言可擊上問兵期師道請過春分節上以為緩乃密



遣平仲及揚可勝等取二月丁酉出兵劫摩駝堠大寨  
可勝奏曰此行決危又恐失國信遣親王宰相和議之  
信臣欲作奏檢藏懷中具言臣不候聖旨往擊賊上許  
之是日也用術士楚天覺尅擇劫寨之術漏語於數日  
之前都人戶戶知之又植三大旗於開寶寺旁皆書寫  
御前報捷字仍於封丘門上張御幄以俟車駕臨受俘  
獲都人填溢于衢路顚待捷音平仲可勝等以兵七千  
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鐵鷄子兵以掩官軍平仲等大敗  
可勝被執夜漏猶未盡上既聞其交鋒急詔李綱出援  
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既拜命戍戍出景陽門至班  
荆館行營前軍統制張撟右軍統制石濬中軍統制辛

康宗左軍統制劉佃後軍統制王師古敢戰統制范瓊  
悉出封丘門遇金人皆敗陳福歿於陣中官軍背披城  
歇泊已亥再戰又敗庚子開門放官軍入城唯選鋒統  
制韓世忠先往應援東明縣獲勝而回幹离不得可勝  
而問之曰兩國已通和又來劫寨何也可勝曰可勝以  
勤王兵到京師三軍欲戰故可勝率之以來非朝廷之  
意也乃出懷中奏檢示之幹离大怒遂殺可勝中興  
姓氏忠義錄曰揚可勝陝西勇將可世弟也大金犯京  
師自陝西領兵來勤王上與大金講和密遣可勝以兵  
五千頃劫其寨可勝奏曰此行決危又恐失國家之信  
臣欲作奏檢藏懷中云臣不候聖旨自往擊賊上許之



是夜劫大金寨敗績被擒大金斡离不問宋國與我和盟又來劫寨何也欲併力攻城可勝曰非主上意可勝自來戰爾斡离不不信可勝出懷中奏檢示之乃信斡离不大怒而斬之世哀其忠

靖康前錄曰姚平仲初一日劫寨之謀二十八日已漏傳於都下至期出師將士不知所往平仲遣王通為先鋒驅五百敢死士直抵賊營劫二寨皆空至第三寨賊已持蒲執挺以待之前軍殊死戰援兵多溺於溝中西將陳開死之通回視其軍重傷已半虜騎自北而南夾攻其後通知衆寡不敵弃弓矢以三百騎突圍而出見平仲急揮令上馬西竄賊已衝散其中軍追至板橋乃

回

二日戊戌斡离不奉書問劫寨兵馬

書曰今月初一日夜五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西三處向北奪橋詰朝又於大軍營西南劫陣前來當司量遣兵隨路禦逐曾未踰時殺傷兵卒甚衆所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處兵馬及後何來願示其詳謹奉書奏聞謹奏

朝廷報書

書曰大宋皇帝致書于皇子郎君比者大軍遽至京城方懷憂恐迺承寬仁盡洗宿愆許修新好獲安社稷貽慶子孫恩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王訥來審所持犀玉



等盡蒙留納并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荷恩義之重自非敦樸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諭前書所陳未盡明白謹依來旨悉從改易并交割三鎮詔書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來使還一併持去忽報初一日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事因既聞輒至大金軍前不勝驚駭尋遣人根問指約至暮乃知是姚平仲統諸路軍兵作過尋令根捉稱本人未回軍寨亦見令人擒捕候見即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之士及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相善其形迹可疑恐相協助已先行黜責了當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輕舉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強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敵一也前此敗盟煩大軍遠來

逼近京城揣恐失措荷恩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宰相親王特遣詣軍前為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亦重豈忍置而不卹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即君仗義而來聰明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所以當日未敢遣使人便還深愧遲滯尚冀深照其他一如誓書所載天寶臨之永永萬年罔復敢渝今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書布叙并賚所授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詳此洞照謹白

宇文虛中為僉書樞密院事持報書使于幹离不軍前姚平仲等既敗乃除宇文虛中僉書樞密院事使于幹离不且言平仲等擅用甲兵幾誤和議因遣割地使割



三閔之地

李旼沈晦路允迪秦檜程禹奉地圖割地

姚平仲擊金人不利宰執亟議召李旼持國書割地以和并奉地圖沈晦奉誓書路允迪割太原秦檜割河間程瑀割中山

李綱入對不得

初李綱與金人對壘士氣百倍而宰相會食中官俾奏奇兵劫寨敗衄宰相乘之奏上前張皇敗勢以謂王師皆沒無可復戰大事去矣日暮休兵宰相又奏危亡在即李綱入對至閣門為中人所隔不能入晚聚都堂宰執等再奏堅執和議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正當再擊

之耳何遽喪氣乎宰執皆不聽

三日己亥大臣奏李綱種師道出師敗績可正典憲乞罷綱等種師道罷為太一宮使李綱罷行營使

傳信錄曰二十七日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

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勅海雜種其精兵不滿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



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師檄取誓書  
須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  
以為然衆議亦允即分遣兵而期二月六日舉事蓋陰  
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  
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政和間為  
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召對內殿賜與  
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  
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  
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离不者取  
康王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行  
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

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立門為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  
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  
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立門勒兵於  
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  
鏖戰於幕天陂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  
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前一夕劫寨為虜  
所覺察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十餘人既不得所欲恐  
以違節制為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聞然謂西  
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皆為金人所戮無復存者  
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离不遣使以用兵特將士  
所為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



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連非朝廷意僉議欲縛  
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余尚書右丞親征  
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  
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  
即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不  
果退處浴室院待罪初三日也  
尚書左丞蔡懋為行營使

靖康遺錄曰李邦彥方主和議忌李綱主戰因其敗而  
中傷之遂與師道皆罷乃命蔡懋為行營使諸統制既  
回綱已罷矣蔡懋之為行營司也士卒令卸器甲保伍  
麾去不用方革去權閣提舉城壁如梁方平等又盡復

之始金人見邦彥除太宰軍中輕笑曰南朝果無人及  
綱師道主行營都統則堅壁不敢輒出一騎至是聞二  
人罷復縱數百騎自北直東薄城下間以矢石中城上  
城上輒復者懋皆令笞之乃至請布囊數千它器稱是  
揚言欲以貯金移寨而反資之以土囊塞河夜半有以  
內侍傳宣啟東門出者賴門吏反覆詰之不可而去皇  
城大禁並以軍法輒有紅燈籠置諸城上又城西北隅  
易建獨脚皂旗其中飾以鴈非本朝軍中物人騎觀之  
京師居民震恐慮有不測

靖康前錄曰是日以蔡懋領行營司乃邦彥等謀也人  
情詢詢殊不自安懋下令禁守禦兵不得放矢石范瓊



馬忠披城劄寨外餘兵盡追入城賊復大肆衆謂懋懷  
二心宦官有陰為內應者城中大恐賊焚北郊煙焰亘  
天乃以千餘騎誘官軍設伏於道左一步卒射之中其  
馬首賊遂引去

鄭望之押珠王赴軍前回

鄭望之奉使錄曰先是二十二日宣召稅與望之對福  
寧殿上云國家無許多金銀禁中却熬有珠玉等卿等  
可過去商量以此准折有一內官傳宣令便出門到寨

中金人留學生監三兩日即移不久王訥來云皇子郎

君已知樞密侍郎來傳語樞密侍郎緣打毬罷覺頭疼  
畏風若別有事商量候晚間相見若只為犒軍金銀此

已別差一番使人入去更不須相見望之度不可見即

語王訥云國家委無許多金銀皇帝意甚不足早來宣

召云禁中有數世寶藏珠玉及象牙犀角欲以此准折

王訥云皇子郎君亦愛此等物前見高觀察所執笏借

去看極愛樞密侍郎如今歸去後可辨下所有珠玉等

別做一日便押取來須有商量回城中時申時後入對

福寧殿具奏前件語言上云豈非二太子先去了也連

云是是望之初不測聖意後來聞得術人楚天覺曾奏

走了助成綱劫寨之計楚天覺沒有力焉當時雖是傳

間後來見綱自撰傳信錄云本期二月六日舉事蓋陰

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先期於二月又云珠玉  
待盡般在宣和殿一齊將去二十九日宣召與宰執同



對福寧殿上云珠玉熬不少盡在宣和殿可同過去看  
自福寧殿西廊下轉過宣和殿珠玉皆用籠匣盛放內  
官梁師成舉起一玉盃外碾成螭龍形云此盃只碾作  
工價幾千緡上云不知要做甚却過福寧殿令梁師成  
專管津般赴軍前令稅與望之同共管押前去二月一  
日同稅出城其珠玉犀角象牙等盡在野地頓放太師  
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今來交割稅袖中出數目  
劄子耶律忠云樞密具坐只與侍郎去交割却到野地  
鋪褥地坐有歸朝官六七員在彼逐旋擡過珠玉來耶  
律忠云皇子郎君教逐件估出價錢望之云此皆希世  
之寶凡目所未覩如何估得價例有一歸朝官向望之

前附耳云估價是好意侍郎高估價不妨望之遂逐件  
約觀高估價錢通計價錢百萬緡耶律忠回笑云皇子

郎君甚喜傳語侍郎明日相見皇子郎君道少許多金  
銀却着這些價錢准折待要做恩致是夜約四更多時

劉都管高叫云相公憑起你家人馬來廝殺也廳前大

燒起柴火

至天明康王頗驚駭望之密白云若王師勝

城外已半月日豈預知劫寨事二日窩離不請康王及

邦昌等相見帳前劄自家旗幟數百面及俘虜到將校

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

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來劫寨窩離不

云待道是賊來怎生有許多賊相公憚只可道朝廷不



知也次日望之入城具奏耶律忠交割珠玉之意及邦  
昌所說上云已錯了又云德地後怎生整頓得起望之  
奏云三鎮豈是交割勢必用兵城下之盟姑隨順使去  
耳譬如富人家有賊三兩人晝日踰牆而主家知覺然  
得力強壯僕子出外幹事只有老卒稚童婢媪之類在  
家如何擒捕得獲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陛下在東宮時  
間朝廷人才軍政紀律帑藏財用將帥士馬如何大臣  
為陛下畫用兵之策但見有可擊之理而不知無可用  
之人此不思之甚也上又云已錯了初種師道以謂三  
可戰在朝廷則堅守和議之約候姚古到來兵勢益盛  
同共商量軍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之擊决  
不可割若割三鎮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鎮賦  
入所得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遣使三兩轉須

逆番半月重兵密迎彼必不敢遠去討虜孳生監糧草  
漸竭勢須北還俟兵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二  
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李綱急於邀功以  
為迂闊遂用姚平仲古之養子也先父帥環慶時  
奏辟古為副都總管望之於此時識平仲無廉恥証妄  
人也賞以度金帶質市易務錢數百千後事露古償之  
後來童貫以乃父之故成就橫行遠郡後從貫平方臘  
回京師嘗來相見誇大殺獲魔賊之多綱信其說意謂  
可以殺金軍如殺魔賊也

四日庚子臣寮乞李綱依舊右丞

臣寮上言臣聞李綱推孤忠自許之誠首運天下之大  
事蒙陛下處股肱之任雖愚情無知之人亦能鼓舞忻  
抃况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  
蒙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責也以大事論之則臣別有  
愚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骨鯁藥石之論當



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之所難能也然一人之志安能盡千萬人之所長惟聖人能兼之諸葛管籥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為長奇謀為短之說然則劉備不為奇謀為短而不用也唯在人君因其所長而用之陛下若為李綱短於用兵令罷行營使則已若更脫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妄也非特民心不妄又恐天下知李綱緣忠正大用以微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也竊慮壅遏之弊自此始矣臣不勝區區為陛下痛惜之伏望陛下察李綱孤立寡助特發宸斷始終保全令依舊裁夫大事專一進退人材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臣於李綱素非親識亦無一日之雅然採僉言獻于陛下也勿以骨鯁而弃之取進止

靖康前錄曰先是二十五日綱自奉常除兵侍與宰執辯事於榻前白時中等謂綱所言皆書生紙上語綱云時中等不信用諸生之言至於此今日廷辯尚敢爾耶邦昌從旁力贊時中謂前此執政非不宣力綱云邦昌等素無才術雖盡力何補上欲依景德故事置親行營司邦昌等憤綱皆謂綱可以任此事乃除綱右丞領行營司及正月一日劫寨之敗邦昌等以綱不從和議聞官軍失利乃置酒都堂快其風忿故臣寮有是言御史中丞許翰上言乞復用种師道

臣伏見宣制罷樞密使种師道提舉中太一宮中外聞



之悵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自兵興以來臣所詢訪數百人皆言師道雖以老疾智慮不衰而獨聞朝廷以為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夫入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云其賢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聽察如此陛下欲求知人之術則觀諸易象而質諸孟子曰臣恐左右諸大夫一旦之論种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乃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弃寡人乎其後王翦卒能走楚軍略定

荆地漢宣帝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充國與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聞而死可得和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自呂望以來用老将收功如此者難一二數至於趙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元護皆見其平日論兵知略縱橫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未訥未當謂不可用也今今師道復統河朔之師委制閫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畏易以定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方略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道路使士氣消沮



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賊此行存亡所係今一大創使  
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將來  
再舉必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國大弱爭  
圖深入為金賊之所為則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連臣  
間憤憤不曉者固不足道至於近有識者多能知之然  
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又何也知為身  
謀畏報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接不如容默成敗不與  
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銜陛下之恩  
自頂至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竊聞臺臣諫  
官屢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  
臣所不論也或謂師道足不良行害於馳驅朝謁奏事

此與國之安危誰為輕重若孫臏坐輜車中為齊軍師

田千秋得乘小車至漢殿貪賢尚能古有之矣伏望聖

慈哀臣惓惓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

靖康元年二月  
翰時為御史中

丞先是虜師北歸師道見上言虜人不知兵僕彼陷歸  
乘其過河半擊之失勝可也上不從師道歎自必為後  
害尋罷為中太一宮使翰累疏言師道不當罷上曰師  
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翰見師道言姚平仲城下用  
師之失師道言我輩彼寡但分兵諸寨控守要害使糧  
道不通可破矣翰歎息其言復上此奏也







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且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為邦彥等擠陷蓋綱起自廢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善而小挫亦未足為辱况示怯示弱竒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各以差除親

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自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正欲於倉卒之際各有逃遁以保妻帑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等無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諸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



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夫之雖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伎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畧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敗陛下言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

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大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支梧間陛下促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又况河地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



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  
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終數百里今棄太  
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  
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  
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  
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  
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邦初彥等便  
欲棄祖宗之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  
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  
復不敗盟否切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  
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

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徃生變亂雖欲遷而  
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邦又况保州  
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  
所繫非輕邦彥等忍棄之邦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  
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  
亦恐李綱功成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  
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  
綱用兵之事必欲作驚怖之狀爭為危急之言以恐陛  
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  
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  
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為群



姦力排李綱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  
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乃間祭酒謝克家除  
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  
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  
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  
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  
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自謀不肯以腹  
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  
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  
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舡或結木筏為避水計  
是時邦彥等皆相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避者亦不

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  
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  
妻帑未嘗遷徙陛下此當深北顧之憂而左右無一  
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以  
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  
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  
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  
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虜  
請和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  
彥等譖誘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愚弄乎一進一退在  
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



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賢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勝則右何憚用兵邪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翰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

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絙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與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間外之事盡付种師道使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故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嘿嘿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



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李綱种師道既罷李彥堅主割地之議遣割地使及遣使議和陳東發憤伏闕上書太學生具襴褸會於宣德門下者數百人

同日軍民數萬會于宣德門同太學生伏闕乞用李綱是日會虜復攻城軍民數十萬不期而會于宣德門下擊登聞院遇內侍朱拱之搨擊死骨血無餘又邦彥適過軍民罵曰李邦彥汝是浪子豈能做得宰相拾瓦礫擊之邦彥躍馬奔入朝堂乃免由是內侍官搨擊殺之張道濟而下死者二百餘人淵聖登宣德門傳旨撫諭開

封尹王時雍以兵士數十人簇定東又命劊子數人不離左右主管殿前司王宗溱亦以殿前兵往來巡視東挺身於斧鑕之間時雍宣言曰太學生以布衣敢劫天子當行誅戮淵聖命中使宣諭故東得免死百姓皆言金人攻城急乞召李綱捍賊淵聖從之乃召綱復用為尚書右丞盡兼舊職仍兼提舉城壁守禦使促登西壁百姓見綱皆呼曰右丞且與百姓為主綱亦言曰綱已在此即登城矣百姓不須憂且歸照管老小是日斬首亂者十餘人移時方定邦彥等詣東以布衣脅天子不可赦淵聖不從邦彥惶恐乃乞致仕

傳信錄曰初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



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  
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擗登聞鼓於東華  
門擊碎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為軍  
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  
內侍三十餘人皆鬻割之雖毛骨無存者又詬罵宰執  
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走散藏匿於  
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懼固辭不敢  
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  
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山積幾不可進宣  
召中使朱拱之復為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見上  
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  
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  
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  
于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  
復有用兵意也

朱邦基靖康錄曰初五日會太學生陳東千餘人伏闕  
上書訴邦彥孝迪野梳懋等懷姦明綱無罪而罷社稷  
其危乎請復之國中軍民間以為義不約而會者幾數  
十萬人且乞復种師道盖師道之罷喻士猶未知也書  
奏上遣腹心臣門下侍郎吳敏喻以德意樞密耿南仲  
且訪求民情焉又遣內傳宣云才候金人退師復綱舊  
職諸生謝恩即退而軍民固留不可圍之百匝以至父



老泣涕懇切言曰爭鬻輿不出固守京城以活我國人者李右丞也進營逼虜衛我國人使金人不敢剽掠者种樞密也危社稷棄國人罷我右丞樞密以資寇者李邦彥李挽蔡懋也諫官御史無一言及之賴諸公義不愛其軀危言扶頌持顛以衛我國人期于得請而後已與其死於夷狄之手寧若觸逆鱗而死於君父之手乎人之有欲天必從之幸諸公遲少頃俟宣李右丞种師道即去未晚伏闕自卯至午山呼震響間數十里以至取登聞鼓而擊之破以助號懇之聲使九重聞之久而不報軍民痛憤宰執設國致寇指罵以為國賊衆口一音毆殺內侍御藥承宣二十餘人皆以為蔽塞君上聰

明懷姦召亂願以死為國家除蕭牆禍根人人踴躍開封尹王時雍雖以軍法彈壓不能禁也上繼天聰明乃宣綱師道入還舊職軍民咸以手加額為得請而去綱即登城復嚴守禦而金人薄城者奄忽遁無一人所謂獨脚鬼旗與夫紅燈籠者初得之未怪也是夜望金人軍俄有舉紅燈二炬者迺知召內應者以此物為驗鬼旗亦金人所建者軍民覺而揣其姦詐殘害之至有自投城而斃知其必不免者皆中人也明日方平等悉罷坐視者送之獄群姦遂戢內侍祖宗時位不過供奉進予寄祿皆有常格自蔡京恬下寵固位交迎近倖而尊寵之內外政事無大小未有不關內侍者或建節旄或



領師傅又有領三館者有封王侯者天子呼而不召侍而不立宰相往往其門生執政大臣順意者榮華逆旨者招禍上新郎政英明素墳將欲翫去未有以發適丁是時軍民殘而食其肉者偶中魁傑遂破其黨與茲實天啟我宋假手軍民不勞而誅之也乃下詔曰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姦蠹國並往東南在京如梁師成譚稹李彥已下遠竄所存者百餘皆小官疎遠之人並非從來被童貫任使享祿者令寄祿進子恩數一遵祖宗舊制

中外悅服

宣和錄曰初种師道為宣撫使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劫寨數日行路皆知之虜先為備一日出師以

為功在頃刻矣行營使司屬官方會封立門草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于是罷綱權并解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道亦罷宣撫使以右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守城卒戢弓弛砲無得輒傷虜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闕前衆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謾罵欲毆之邦彥疾驅而免領開封府事聶山舉鞭揖東等曰諸公為此可謂忠義矣邇者以間上命閣門索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令諸生云諸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放行其中有欲散者衆聞然曰安知非偽耶頃見李右丞种宣撫復



用而退於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賊稍退即令復職猶不退時日已旰矣百姓方輿登聞院鼓置東華門外搗而壞之山呼震地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為天子傳宣言無不行今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種宣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尹王時雍來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歐之時雍逸去殿帥王宗楚謂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

浴室院迎之帝益怒於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綱未到而後廢之使先至衆取拱之鬻而磔之即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屍碎其肺腸揚之竿首號於衆曰此逆賊也綱既對即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宇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種師道朕已親覽深諒爾等忠義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恃衆亂行歐打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是夜復聚衆殺內侍而毀其家者數十人

靖康前錄曰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伏闕訴李邦彥王孝迪懷姦明綱等無罪而罷社稷甚危乞請



復之以慰入望既至闕下軍民不約而會者數十萬人  
至日旰未退學生不過三百人軍民擁之雖欲去而有  
不可衛士為之說者此去禁中遠不如往東華門搗鼓  
於是衆詣登聞鼓院推鼓哀之於前數萬人挾東等搗  
鼓於東華門外至擊破之以助號呼聲徹九重上急遣  
中使宣种師道李綱入復還舊職初患不達既已追入  
久之不聞宣命快行行謂民衆曰朱御藥受宣劄下不  
肯去移刻一中使出或者曰此是朱御藥衆方憤疾即  
拽下馬絃裂其屍其使同時被毆者張太尉等三十七  
人百姓爭鬻之須臾而盡諫官唐重師驥臺官鄭滋等  
相繼而去兵民以种師道李綱未入挽其袖使入諫是  
軍民方長揖而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四

日交直种師道李綱被旨而來復令處置守營司等事  
士民歡呼以手叩額及二公入內被詔諭出再四慰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五

靖康中帙十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盡其日

德安府進士張柄上書乞罷蔡懋復用种師道

臣謹按尚書右丞行營副使李綱忠亮剛方有為有守  
功在社稷澤被生靈萬口一談人神擊命方金賊犯關  
而奮不顧身自請督戰蓋陛下裴度也臣竊見綱於瞻  
對之際不能無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  
期之言是宜陛下待以心膂無惑携貳比聞出師攻賊  
為統制將校不肯入敵馬前退衄遂策廢罷成命已行  
兵民失措為忠義解體矣臣聞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  
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又况兩



軍交鋒有勝有負此臣所以知左右之人以綱進用之  
驟畏其敢言不能無異議而陛下聰明之聽德不能無  
疑惑也又况用之專則權為人所畏信之篤則寵為人  
之忌此有識之士為綱寒心願有日矣然比心小却未  
應速發如綱一斥不復再用則臣恐將帥各懷危懼不  
能自保矣忠義解體將帥危懼不知陛下孰與平賊也  
前日與賊講和而貪求無厭須索不已遂致京城經日  
圍閉今綱既斥不復戰賊是復欲講和不知陛下能使  
其必去乎臣願陛下念綱社稷之功兵民具瞻之情亟  
復其職乞罷蔡懋盡付兵權於种師道無使固位貪利  
之黨快其私心天下幸甚

李邦彥罷宰相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  
紀實曰李邦彥為都人所憤怨終出門爭呼毆擊將殺  
之馬逸偶脫百姓獨得其履因乘婦人小輿乘黃裙轎  
簾上密匿于啟聖院以丐罷待命得去始敢出  
諫議大夫唐重劄子攻守利害三事

一金人已議和好兵退有期而御營司與宣撫司密相  
通謀虛張兵數以罔朝廷致姚平仲矯制用兵自取敗  
衄罪狀甚明奏報具在自有軍法不假臣言臣今體訪  
得行營司嘗密遣人檄中山河間等郡令以死禦敵宣  
撫司亦有文移責河北諸郡縱寇內侮之罪令擊歸寇  
以圖後効密具蠟書間道馳達此固兵家之祕計未知



二司若果用之臣夫知敗事如姚平仲奏報已先得於虜人城下之舉百步之內踈繆若此豈能馳一介之使而寄千里之命乎若使虜人獲之為隙滋甚必謂中國陽為和議陰行詐謀大虧信義愈結兵禍雖得蘇秦張儀為使亦不能以口舌辯矣此甚可憂也伏乞明降詔旨諭以堅守盟約如有詐謀及輒拒命者詔少宰張邦昌以軍法處置訖奏庶以解虜人之疑早令退師免招後患一臣於初三日自登城觀兵不成行陣全無紀律騎兵不肯鏖戰前致虜騎衝突遂敗我師又訪聞西師夜擊止餘後軍姚平仲遁去不知所在今來种師道老病難責以臨陳在外兵馬全無統領恐有不虞乞日下

選武官曾歷邊任有武畧之人充統制令總集諸路兵馬分屯結營嚴明紀律守衛京城一臣訪聞賊兵張仙等會集近甸意欲乘間劫取虜人金帛兼四方勤王之師相繼畢集其間多是烏合之衆不能無姦人若貪利忘義相為攘奪有虧和好恐金人之疑愈滋外患乞下令告諭以解虜疑兼詔張邦昌等令委曲具白大金太子可早速退師以堅盟約右前項事宜並急切不可少緩伏乞睿斷速下三省樞密院同共商議早賜施行取

進止

太子生雷觀上書論張邦昌李邦彥

太學生雷觀上書論李邦彥張邦昌不可用

二月初五日太學生雷觀謹昧死百拜上書于皇帝陛



下臣生三十六年矣自十五總角為學校諸生執經之暇喜引古以論天下事當是時擅權之臣新鉗天下之口臣毋兄師友聞臣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以謂寧結舌以保身毋多言以取禍臣亦自知遠方寒士徒說說實無益惟不信權臣能絕人言以蔽人主聰明也歲在戊戌例貢辟雍復移太學首尾九載具知一二權臣果能以身障言路恣其姦惡而臺諫官徒備負以進身間或言非已所不利則是必為人之鷹犬不照摘細故以塞責耳嗚呼祖宗綱紀法度掃地殆盡使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飲恨宿怒無所告訴至使夷狄猖獗兵連禍結成今日之事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言

路不通而微臣因以杜口二十年矣頃為宰臣者建言置局講議天下之事聚十數輩親附之人觀望阿諛所論皆毫末之細議罷一事奪於權倖則朝言而暮復舊矣何嘗有一大利害及於生民哉善乎臣之友生高閔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聞因對講議司策而為此言誠至言也何者天下之廣歲月之深事之利害不可殫舉苟非身受其害豈能盡得其實今日張官置吏文書往來而欲為天下除害興利豈不謬哉是故古先哲王求諫納善惟恐其不廣也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慎戒之鞬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史有書瞽為詩工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執事以諫其或不恭  
邦有常刑其所訪聞不其廣歟夫如是則王之自國之  
政其有不善歟天下之利害其有不達歟茲所謂當使  
天下之人議之也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  
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官已盡其職則  
執政之臣雖欲取容為之不可得也言路通而輔相得  
人則太平之治豈難致哉恭惟皇帝陛下孝友之性恭  
儉之德仁民愛物之心本於生知而行以至誠格于上  
下久矣臨御之初臣已知天下利害從此必得聞于上  
而下情無有不通者未幾求言之詔果下旨意丁寧臣

伏讀感泣者累日且語諸友生日前日之言固已為恨  
今日而不言豈不負愧咸宜誦所聞見以報吾君焉然  
詔下踰日上封事不減千數而未聞曉然有求言之實  
臣竊疑之豈求言之詔徒為文具抑獻言者皆猥冗  
不足取耶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徇前弊沮遏而  
不行耶不然何故惟聞陛下每勤乙夜之覽而未聞緣  
某人言某事實為利今行之緣某人言某事實為害今  
罷之此獻言者不能無疑者說命曰非知之難傳曰忠  
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則求言者斯受厥咎今日求言言  
者徒為文具或執事者沮遏不行天下之人復鉗口結  
舌如前日矣臣將見戎狄盜賊之禍未易撲滅天下必



至於大亂矣倘其所言皆屑屑細故不切時務則無再下明詔以申諭之不可謂其言無足取而遂已也臣恐士大夫尚以前時直言撥禍為戒未能披赤心以仰承陛下求言之誠此臣所以首陳之也臣素愚直敢以切至之言上下冕旒觀陛下果能行與否焉詔旨所詢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裕俗之方安邊禦戎之策此數言者固皆國家之所急也而當今之務有急於此者止一言而已陛下知之乎已知則當不待微臣之言若猶未也臣謹為陛下言之所謂一言何也論相是也蓋人主無它職事惟在乎論一相一相得人則百官皆賢百官稱職則庶事成理否則亂矣商之衰中國失道

四夷交侵高宗卒能伐夷狄治中國成湯孫之緒致中國之盛者其本在於得傳說說以王命居冢宰之任總統百官之職進言乎王陳為治之本亦曰惟治亂在庶官而已何則庶官得人則治庶官失人則亂天下之治亂係乎庶官之得失庶官之得失係乎一相之賢否任宰相者天子之職進退百官者一相之事高宗以命說為急傳說以庶官為戒此商之所以中興也國家崇寧以來畢張治且欲飾太平而天下靡靡日入於衰亂者皆由相非其人也相非其人庶官以顛而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爵之賢能之士乃并逐不用自用姦黨其治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初矣雖欲正



刑明辟嚴埃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復為何益乎然不極其為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臣為陛下略撫前朝宰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聖二字以行已之詐假國是二字以主已之好假享上二字以充已之私欲進直言者槩以狂妄斥之立正論者槩以邪說禁之善阿諛者乃以純正用之姦術既行無所忌憚故敗壞法度紊亂綱紀無所不為莫可勝舉致使黠虜幾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前朝相臣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即位已來見於施為者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為稱此臣所以為當今之急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

中興之治可立待也翌日宣麻但遽遷李邦彥張邦昌爾士民大失望皆言邦彥邦昌亦前朝輔相之無狀者未至罷黜猶之可也其可遂相之乎以臣觀之邦彥邦昌雖未若前者數輩為大姦惡察其操術亦不過持兩可以固位養恩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邦彥邦昌曾有慷慨一言乎肯以身殉國自當一面乎邦昌奉康王入虜營為此不得已也至無耻也賢者必不肯當宰相之任而甘心為此行也邦彥邦昌於無事之時妄有除授召收親黨以為強助及多事之際假使命散遣親黨以送妻帑其何以率百官為國藩捍乎聞播遷之說則樂從之畫効死







將勁兵所陷失者莫知其幾矣竭天下之力給二邊之費者莫計其數矣今日之事為利耶為害耶此日前之鑒也陛下以邦昌身在虜營未可遽罷則邦彥何為而久留也陛下若不急罷邦彥則雖有賢將必不成功祇益取辱爾臣聞道路之言謂邦彥與二三黨類堅主割地之說聞外之事未能一切付之將帥割地一事係國家之利害臣知建言者已熟計備陳矣臣不復縷縷臣惟知邦彥罷則廟謨必振將權必專割地之說必不行醜虜之勢必滅亡矣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昌邦彥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之事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說正當相之臣以謂不然邦彥邦昌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其未可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以死諍則宜求去職位亦可其言邦彥邦昌卒持祿不諍致此危急其心不過畏童貫之禍也豈有持祿畏禍之人而能為相乎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人才願用之何如爾邦彥邦昌在前朝未能信用姑試之可也臣以謂不然人臣起自布衣致身政府其寵祿亦可謂盛矣其職位亦可以為有為矣邦彥邦昌在立朝以來曾建一言行一事有當於人心者今相之可也而二人所為不過憑附權勢交結宦官希旨道諛以速顯仕而已豈復有它學術乎今天下之勢甚於倒垂縱之惟患其不疾又豈可以相



事而復試無能之人也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不務智能以任群材乃得為相之道臣以謂不然甄天下之才而用之使之各當其位各盡其長以治庶務為之相者坐享其成功如柳宗元梓人之說此非實有相才者不能如此邦彥邦昌以私害公所引用者多非其人或因它薦得一賢士則又處之非其宜用之不盡其才賢者多自引退若久在相位必不能為陛下進天下賢者成真相之業也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宰相之任不可輕付須於貴臣中選擇難以驟用臣以謂不然今日之禍皆肉食者之過正當擇人而用之或有功於社稷者或士民所望者雖小官雖升任雖謫

藉皆可起而用不必拘於資格也傳說版築之賤高宗立之為相不疑而中興之業仰成于說此豈素貴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按士為相四夷不恭按卒為將今何等時遽遷貴臣耶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今日金賊直犯京邑亦天數也非人力所能止也不獨輔臣之罪也此尤姦言之甚者臣以謂不然自前朝失謀與北虜結好人皆知其必為中國患邦彥為少宰踰年邦昌在政府又久何不為國家長慮却顧豫為之備至今猖獗直造于此前日邊臣以虜必敗盟為言邦彥邦昌曾莫之省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其可歸之天命耶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金賊之禍乃邦



彥邦昌輩阿諛所致必使之任其責不可於擾攘間聽其求去此乃妾婦憤悶之說非為國之道也臣以謂不能知賢而不能用知不肖而不能去此最有國家者之大患邦彥邦昌既無智慮謀之於其微必無計策禦之於其後逐之而專任賢者可也世有為人之傭工者取其直食而敗其事則主人必去之豈有謀吾之國既已悞國復固執而責成耶二人黨類為之地者臣之言極矣不識陛下曾受此等先入之言乎若有一端之說嘗誤聖聰則可以槩察其餘而邦彥邦昌不可相決矣二相如此其餘在政府者尤多不才不足論也周官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苟得

賢者一二在位足矣闡葺之人雖布滿朝廷顧何益於事而必優容寬假之不畧加沙汰乎我太宗皇帝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於邊事皆可豫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可也帝王用心常須慎此嗚呼聖訓不其切至歟今日金賊犯順如此可謂有外憂矣若用非其人更為內患則陛下如何為國臣所以寒心也願陛下稽考太宗皇帝之聖訓而蚤加慎焉然則當今論相如之何而可臣愚以謂必智慮忠實學術正當德足以服人才足以應變通知祖宗以來典故而於進退百官之間能以公滅私不畏且怯者然後可以鉏去姦惡汲引賢能輩



極弊之事布推新之政以濟生民以保國家則中興之業陛下成之易矣金寇何足慮乎自祖宗以來相臣多因言官論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為我宋之盛典比來臺諫一蒙時相按擢則多壞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陛下誠心廣求虛已任用不可聽厚誣之言謂天下無其人也仁宗皇帝至和中罷陳執中相而並用文彥博富弼二相久有人望正衙宣麻朝士相賀仁宗皇帝密遣小黄門於百官班中探其論議聞有相賀得人語喜謂歐陽修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茲事著之寶訓傳之士夫

至今為甚盛之舉豈不黷歟陛下求賢必能用仁宗之操柄探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不待愚臣之喋喋也臣伏自覩陛下詔書求言便欲少竭愚衷以伸二十年區區之志竊念臣人物至微若論細事則不如不言之為愈前草大利害書未及上而陛下先已施行恐成觀望遽即寢罷今乃輒言二相非人深若僭越然臣嘗謂鄭子產不毀鄉校猶使議及執政之善否况天子建太學以取士論政為本而又有求言之詔且申誠曰毋回隱以溺于尊諛苟若畏禍而不陳其愚臣實恥之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寔尚崇蘇帝職與上同主文書八種其首名曰  
遺史曰初康王之爲質也金人見而憚之遂欲別易親  
王并要駙馬都尉一人是時割地議和已定金人歛兵  
以待之乃遣邦昌太宰從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爲質  
六日壬寅下廢苑囿詔  
詔曰比年以來京師拘收折毀民居甚衆至民無所安  
居應苑囿宮觀有可廢以與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  
以聞

七日癸卯開封府榜詔書安撫士庶

開封府奉聖旨乘時作過人開封府及行營使司並斬  
訖竊慮姦人妄說事端將不曾作過之人撰造其罪恐

嚇平人仰出榜曉諭朝廷又出手詔安撫士庶  
詔曰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姦蠹國悉皆東下前往江浙  
如梁師成譚稹李邦彥已付遠竄所存百餘員皆是小  
官踈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享厚祿者今又自陳  
乞依舊寄資數等一遵

祖宗之典百姓無知鼓唱率衆擅行誅戮劫奪財物震  
驚京闕皆不奠居已指揮李綱并三衙分頭彈壓捕爲  
首之人悉行軍法爾等各歸常業毋陷極刑尚敢結集  
仰徒中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朕意

粘罕駐軍于中路

粘罕自河東來遇城必攻比幹离不其行稍緩至中路



聞和議之詔遂止不行

八日甲辰再下行遣內侍京城不得唱率指揮

聖旨內侍官給役禁庭舊法嚴密歲來廢紊侵職撓權比取其罪狀暴著者已加顯罪又命請給恩數官稱職任寄資進于盡遵祖宗法所以檢制裁抑無所容貸尚慮京城之人未知近日行遣推平時之心猶懷忿疾不分善惡槩加凌侮已令開封府三衙以軍法彈壓自今更敢有扇搖唱率不從令者並斬訖聞奏咨示衆庶明聽朕意

靖康錄曰初京城之戒嚴也城上設樓櫓及大砲弓弩鎧仗之類皆元豐舊制器械有餘而兵不足先令百官與軍士上城相雜守禦而已內侍官分部統之賊叢矢射城上內侍令守禦者勿得動且曰國家與金人講和不至相鬪有一軍士奮怒曰既已講和何得射我引砲石擊賊一發殺數人中官殺之軍士由是不敢動乃自城中傳呼宦官欲開門納賊及伏闕之日軍民數十萬聚于宣德門下遇內侍朱拱之搯擊死骨血無餘又內官得詔召李綱寘于懷不去於宣德門下曉諭百姓令退衆怒毆之於其懷中得詔書即大呼曰內官隱匿詔書將作亂又殺之凡見內侍皆撒擘殺之死者二百餘人有司以聞上懼生變即令殿前班一軍士口傳上旨云殺內官者免罪其人於衆中妄呼曰殺宦官者無罪



百姓聞其語遂群入內侍之家所遇輒殺掠其財物又  
相聚入其家搜獲兵器不可勝計皆輦到其營司交納  
其內侍皆逃竄財物略無孑遺走入禁中不敢歸於上  
前泣訴於是命李綱根治斬三十餘人磔其尸於市方  
定李綱种師道復用凡內侍官城上守城及諸城門監  
守者皆去不用方知所謂獨脚皂旗紅燈籠乃中人欲  
爲內應者先是宣和中內侍多有賜第者官舍或隘陋  
卽委府尹於傍宅置開然未嘗給其直而實奪之京城  
百姓或累世所有唯以屋舍既爲奪去則無所托身惟  
與妻子日夜號哭告天而已又科敷百姓材力營造宮  
室臺榭或有擬於宮省者百姓應副不辦則督責筮楚  
有至死者又每至街市買物已售其價令賣者隨至其  
家所直皆不還或止償其半巷陌衢道馳騁縱橫侍從  
赫奕呼喝行路莫敢語者然是時宰相大臣多出其門  
內則有蔡京王黼爲之心外則有王革盛章爲之爪牙  
故敢肆其兇惡至是百姓積怨乘亂得甘心焉

上錫宴于幹离不軍中

幹离不上書辭別

書曰大金皇子卽君幹离不等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  
下昨者受命專征以上皇渝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  
城伏承皇帝嗣立再請修好遂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  
者定盟約日復貴朝姦臣誤國妄起釁端于是當司實



三朝北盟錄 卷三十一  
四 聖恩布澤以矜衆志特于元定賞軍物內減金萬錠銀  
一十萬錠表裏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唱  
下金帛頭匹更望止於今歲逐月接續交還今方言旋  
非不詣闕庭展辭少叙悃悞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  
左金吾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韓鼎裔桂州管内觀察  
使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  
奏辭謹奏別幅人參五十拜

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使王球充送路使  
副持書叙別

書曰大宋皇帝致書于大皇金子郎君皇弟國王皇弟  
都統茲審肅整軍威遠臨郊甸敢息省愆之意遂蒙兼  
愛之仁再講隣歡復安弊邑感深肌骨賜重丘山更承



念及府庫之虛減金帛之數益認高明之意特深拯芘  
之懷載遣車輶稟告還馭再三誠懇每荷矜全豈惟恩  
加於危難抑亦義重於乾坤惟有謹守信盟庶可仰酬  
厚德屬宗祧之有守阻道路之叙違益慎寢養永綏福  
祿所有贐儀飲餞已載前書伏惟亮察謹白  
九日乙巳奉聖旨將團結居民權令放散

刑部侍郎王寓劄子寓見管京城四壁守禦却見近日  
團結四壁居民追呼在城下準備上城日百姓驚擾離  
家失業人人有溝壑之憂契勘閉城日久居民艱食若  
更如此是重困也况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仗並已足  
備而居民烏合皆無足用之人特可準備臨時般運天  
石耳必不得已且令團結成保籍定姓名緩急追呼亦  
似無害矣伏望速降聖旨候指揮奉聖旨依權令放散  
十日丙午幹离不上書謝恩

書曰比者已復舊好即議師還伏蒙聖慈差開封少尹  
就詣軍中賜幹离不等茶果龍腦酒藥并差去人使韓  
鼎裔回復承親賜通犀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  
旨重稠昭宣大信仰認聖慈曲周用殫底屬欽領之餘  
猶增感篆當司遂促歸期今月十日已令大軍旋旆所  
祈陛下社稷載寧生靈休息有少禮物具于別幅謹奉  
書奏謝別幅人參二十秤

下割三鎮之詔差路允迪宣諭守臣



詔曰勅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內議定合交割與大金事昨日大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渝盟誓因舉大兵直至都畿重以宗廟社稷所繫甚大遂割三府以尋權盟度銷兵革之憂以固兩朝之好其犬牙不齊去處並兩平允易合照誓書施行如有州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通行告諭各務遵稟毋或拒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寧爾居用保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寄居職官不係本土及從內地差去不在交割之限今差朝散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賚詔宣諭咨爾守臣體予至意故茲及

起發犒軍銀綱至金人軍前

李稅議和許以銀一千萬兩犒軍稅親至內藏庫催出銀提點官內侍王若冲監出銀每十萬兩爲一綱以一百人般擔以使臣二負押發凡一百綱起絕一千萬兩之數皆出於內藏庫不知士庶之家輸納者何以用之此與王孝迪督金銀勝示之數不同未知如何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工部侍郎滕茂賓使于粘罕河東軍前

粘罕兵至將高平而城下之盟已成既遣肅王使于幹



尚不乃議不可不使粘罕遂遣路允迪滕茂實使粘罕于河東且告割三關之地也

復用李邦彥為太宰

李邦彥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宰出質左右揆皆虛位吳敏乃以劄子乞復用邦彥為太宰

河北路兵馬鈐轄李侃以兵二千與金人十七騎戰敗績和議已定金人遣十七騎持文字報其國中經由磁州

李侃以身為兵官且承掩殺之旨

初金人抵京師也淵聖詔河北州軍略曰

種師道姚平仲遠提西兵以助天討云

乃率禁軍民兵

二千往擊之與十七騎相遇金人曰不須用兵今城下已講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差往國中幹事侃不信欲

與之戰十七騎者分為三以七騎居前各分五騎為左右翼而稍近後前七騎馳進官軍少卻左右翼兩勢掩之且馳且射官軍奔亂死者幾半

金人退師

遺史曰金人既退種師道請臨河邀之三戰可使無噍類若縱之去他日禍不可測李邦彥等不從罷師道為中太一宮使五日一到朝堂議事以姚古種師道折彥質范瓊等領兵護金人過河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

金人捐牒不虜掠信德府

初金人陷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至京城下既已議和



乃留信功朝廷議失信德府之罪信功與通判梁訓禮皆貶嶺外兵將官分送廣南安撫使劉豁奏司錄已下皆是脅從放罪金人渡河獨揭勝大略謂攻擊京城朝遣肅王及太宰張邦昌持書言姦臣姚平仲誤國已許割三鎮以北地請和緣信德府不係所割之地並不得虜掠

十一日丁未金人質肅王同行

先是以康王爲質以康王語言不遜金人不愛也復令入城至是遂以肅王行爲种宣撫奏言賊歸必不設備請邀諸河俟其半渡可以擊之李稅等在上側云以爲掣肘論難既久終不許擊然上心欲無如之何於是師

道發憤感疾

靖康遺錄曰賊之來雖有少抄掠而不殺害人民比去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並削髮使控馬荷檐得婦女好者掠去老醜者殺之自京師至黃河數百里間井邑蕭然復無煙爨屍骸之屬不可勝數

太學生楊誨上書論割地

二月十一日太學生楊誨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夷狄犯京師掠近輔殘馘夏人以騁其欲雖漢唐全盛之際容或有之文帝之十四年匈奴候騎至雍甘泉而唐太宗正觀之初突厥掃地入寇抵于渭上當此時二虜承父兄餘資兵銳馬多傲然驕氣直出百蠻視中國



為不足與故能一舉而騎甲蒙帝都其勢可謂盛矣然  
竊考文帝太宗所以制禦二虜之術甚優游暇豫者此  
其故何耶蓋漢唐當天無事時廟堂之上君畫臣謀  
能以戎務為急一旦事起倉卒而吾先有以處之語其  
大要不過詭而禮之使虜志寢驕而已志意寢驕則務  
遠略忽近慮士卒疲弊而畜產耗亡取死之道也天子  
於此興問罪之師誰敢崛強頡頏作氣勢如曩時邪漢  
唐所鞭笞四夷其大計不出乎此臣竊惟道君太上皇  
帝臨御天下二十六年承祖宗積累之厚天下優游無  
事咸順指令大臣於此時不能思艱難致勤苦務柔聲  
婉顏以狐媚上聖此漢唐計策不復聞其金人得以乘

中國之釁也夫夷狄乘中國之釁豈自古帝王之時無  
其事邪守禦之方羈縻之義征討誅伐之法簡編具存  
宜縉紳大夫平昔所稔聞而厭道之柰何朝廷大臣遇  
前日猖獗之變圍視共計率不得其要領上皇出狩宗  
廟震驚此皆失於不素練之罪也陛下嗣登寶位哀憫  
元元不謀于庭首發講和之詔仆械卷銛以厚利啗之  
臣初聞命以謂陛下此舉特以驕逆虜跋扈之志紓畿  
甸攻劫之危至於經略施為發自天衷非愚賤所得而  
臆度而旬日之際道路所傳臣竊惑之臣聞陛下自金  
人之來既賚以金帛又許以歲幣今遽遣使割地以賂  
之夫金帛歲幣已不足惜柰何割祖宗地以賂遺夷狄



乎夫割地以賂夷狄雖漢唐之陋猶不忍為孰謂陛下神聖英武而肯為此且中國與夷狄議和不聞於三代而特盛於漢唐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所以待匈奴突厥者勤王備厚以歲獻則不失於傷財以和親則不恤於損威然終不肯以尺寸之地輕予之者二帝之意豈不曰土地人民國之根本不可輕以授人乎臣不知今日割地之謀誰為陛下籌之也臣草茅賤士無由預朝廷末議事之利害皆不可得而詳不識陛下今日所割之地其三關耶臣聞昔周世宗下三關瀛莫皆異代事戎人不得以為辭又况自祖宗以來二百餘年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所以為之限制者甚備今一割之是夫限制也不識陛下今割之地其四鎮耶臣聞太原中山其地嚴重可以扼虜咽喉自祖宗以來精兵重卒悉屯駐于此若割之是失形勢也夫以限制形勢之地遺夷狄豈不猶倒持太阿授人以鑄乎然

陛下必毅然為之而不顧者臣知其意矣豈非憚於用兵邪臣聞兵雖凶器戰雖危事然而自古神聖之君所以立卓絕之迹者未嘗不由於用兵向者金人之來起於意表陛下以其乘我不虞又諸道兵未會不戰宜矣以其近於禁城宗廟社稷不可不憂不戰宜矣今賊兵既歸師老械弊又其來也必嘯聚數國之師禽獸一心見利而忘義烏合而易散既磨之以歲月安知其不自



相背叛耶陛下宜於此時馳一介之命喻諸鎮之兵因其交地之際啓發釁端霆掃風除以破其衆將見腥羶之徒獸奔而瓦解矣必欲守區區之信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陛下亦知割地有三不便乎今既割地以與金人則中都迫於北邊陛下必不免遷都矣方今洛陽長安近於敵國不可都江左西蜀偏方下國不可都就令圖一日戎狄熾盛國勢微弱用事之臣計無所出不過字勸陛下都襄鄧州夷漫百里其東漢與鳳林為圖二南菊潭環居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連路昔人號為形勢之地沃野之墟疑若可都矣然唐高祖遣宇文士及按行秦王力諫以為不足用至昭

宗時朱朴上議以為建都之基疏入不報豈非有所不便故邪况京師自祖宗以來繕治非一日宮闕神麗局務府藏里閉市肆極侈而豐借使陛下一徙都必且鑑前弊借民力因陋就寡為一切因循之制將何以貽厥孫謀昭示四方耶臣以為一不便者此也今既割地與金人則胡夷歲驕華夏日蹙臣恐北虜驚嚙邊氓不止今日陛下何不以往事而驗之昔唐寶應二年吐谷渾党項領兵二十萬來略武功留于京師凡十五日大和三年南蠻衆掩劫戎雋三州陷之止于西都者十日當此時天子務為姑息以紓一時之急不發兵以窮討使牧馬牽牛之隸有輕中國心自此以來揚塵鳴鏑突戎



疆場曾無寧歲臣嘗讀書至此雖憤醜虜不庭然亦未嘗不恨中國有以誘之者也今吐蕃南蠻略我郊甸解鞍緩帶至于旬日目悅燕趙之色口厭甘美之味文綺佳紉又皆如意夫纖麗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又况黠虜已習知吾川山要害耶臣謂今不怖金人以兵則背脅癰疽之患成殆恐其來不已唐室之患且復見於今日此臣以為二不便者此也今議者但以慶曆之初仁宗與虜通好自後契丹不敢擁兵窺中原當慎守初約以遏邊萌之禍且示大信於遠人臣謂渭水之盟杜如晦實敗之而平原之盟李晟亦不肯信已而可汗就質贊普背叛夫如晦晟非曉術數

者也然而遇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誠以胡性翻覆不情故不信之也臣謂北虜所以不敗慶曆之盟者特以仁宗之初有以結其心耳夫本朝自仁宗以來朝廷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四海所環無一夫與兵者當此契丹何由而跳梁邊陲邪况祖宗故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彼雖冥頑何以啓其釁向使天祚不失道人畜猶盛強遷延寢息抵乎于今日觀前朝政事之因革知中國士馬之豐耗臣謂北虜敗仁宗之盟也已在於數年前陛下能保其不控銳抗戈以覘候風雲乎能保其不效攘以邀丐厚利乎然則盟誓於北虜果何有哉此臣所以為三不便者此也夫去所不便而行所甚利



唯聖人能之伏願陛下順天人心發英偉之志因醜虜之暴出湯武之師伺其過河交地之際不固執前盟先發其釁示以必戰天道祐善必克清大憝以為子孫無窮之基凡今縉紳士大夫但揣陛下之意厭於用兵必曰本朝自太上皇以來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治安未嘗練卒蒐騎又廟堂之上卒未有應變之臣是勢未可以戰臣獨以為不然臣聞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頌人君所用如何爾昔藝祖好武功則勇猛之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以今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少須服之將見朝廷之上不獨李綱種師道輩可稱述也雖然今將相如李綱種

師道臣知二臣亦可以辦一時事何則綱之忠義有餘而可以事君師道之謀略有餘而不至於誤國又况輔之以吳敏之練達耿南仲之老成將欲建功何有不濟臣多見講和不如用兵之利也陛下清閑之餘淹貫古今豈不知所利害邪且夷狄雖與中國相為盛衰然自古以來控御之術不一而足當其悖慢太甚曷嘗不與之戰今日但以石晉為戒不敢與爭鋒不知石晉時天下四分五裂朝廷君昏臣庸德既不足以懷徠而威又不足以制服此耶律德光所以一舉而衝汴都也以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而又承祖宗有赫之炎圖指揮顧盼行有餘力豈可與區區之列國同所慮乎臣誠不



佞雖岷陬一布衣平居常患無以及人遂取古人書閉門熟讀月延歲累頗識古今治亂自謂論世事頗賈誼馬周不足多伏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寬大之聲勤儉之政已著聞于天下感激垂涕願盡死力然而區區之愚尚有望於陛下者但願陛下臨事聽政更少濟以英斷決助成聖德使巍巍之功業上擬商宗周宣臣謂百蠻且不足平况最爾金人而足以軫聖慮也狂瞽不識朝廷忌諱罪當萬死

李邦彥乞致仕

臣累乞致仕特蒙聖恩依奏伏乞臣奮身孤遠遭際興運浸躋華貫遂冒宰司徒激孤忠不敢少負清議屬者

上皇退託以神器付陛下臣首被寄委而輔翊之重自誓殫竭身屢瀕死有所不避今詭譎之徒扇惑群聽喧競倉卒白黑不分臣之所急存宗社安君上惜生靈而已何敢為身謀而人詆以為姦緩師講和自金人犯邊僉合大臣議密圖萬全非徒屈意以受辱而人或指以為闕一字心之精白天實臨之乃至定輸金之直以釋白著之疑寬括糴之令以賑艱食之急撫循帶甲之旅以勞城守之師若此之類事涉細微雖思出睿慈而開陳于前不敢緘默大臣建明惟知有濟豈能家至戶到人提耳而諭之哉衆聽未孚鑠金可畏不知引避何以厭服斯民之心伏望檢會已降聖旨早施賜行奉手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六  
太宰李邦彥任政府累年屢行憂國愛民之誼以至惜  
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  
之際備罄忠誠金人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  
民為急朕一一施行衆志未能遍諭乃作弗靖鼓唱流  
言反與前日異意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實駭予聽已依  
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七

靖康中帙十二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二日  
戊申盡十五日辛亥

十二日戊申金人退師大赦天下

門下朕嗣承聖謨獲詔大統適邊廷之懈弛致郊畿之  
繹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既遣使而講好遂以時而退  
師載惟千里幅員罹屠掠之苦四方遐遠多調發之勤  
王屯嬰守扞之勞編戶傷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  
心不能保安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䟽曠  
蕩之恩沛汪濊之澤嘉與海內底于丕平可大赦天下  
於戲三事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



三章土盟錄 卷三十一  
求治之方黎元愁歎而無聊宜思所以拊綏之術保疆  
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

手詔遵用祖宗舊制

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靡敢違寧比者金人  
犯順都城閉關踰月軍民展力捍禦實勞朕知之矣而  
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扇為變內作不靖震驚朕師  
誘罵大臣毆擊內侍白晝剽掠乃敢公肆凶殘朕念嗣  
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  
之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  
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姦人不輕爵祿不濫賜  
與不奪爾居以營私燕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

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其有姦人  
不悛敢復犯法紊我紀綱當重寘刑戮必罰無赦咨爾  
有衆明聽朕言

十三日己酉李綱乞遣大兵護送金人回師

傳信錄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  
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恣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已三  
日矣初謂其以船棧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  
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余固  
請之上以予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  
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金人厚載而  
歸輜重既衆驅虜人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



之理將士踴躍以行  
沈瑄見李綱言賊騎不過五萬能戰者止萬餘人太子  
營不及二千藥師常勝約三千騎諸營部兵聞止有兵  
三萬餘其過河者只有太半可以邀擊

十四日庚戌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論列太宰李邦彥中  
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蔡懋皆罷以吳敏為少宰李綱  
知樞密院事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唐恪同知樞密院李稅  
為尚書右丞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臨萬機遭此  
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  
愚見輒不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

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  
澤潞自古剪除寇難興復治功必至排斥衆議屏除姦  
邪而信任忠勇有為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自聞  
邊寇興難蚤夜危懼曾詣都堂略陳守禦之策見任宰  
執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  
未就緒况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祿養交  
未嘗建明一事裨補聖明致有今日之患蓋平居無事  
尚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  
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  
誤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社  
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且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衆



議移之群邪沮之使盡其材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執未肯為陛下言之徃徃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宮謙恭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為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况太上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知為群邪所誤痛自罪己陛下誠能慨然有為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仕真賢興舉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踈賤小臣輒敢

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肯惜死願有說為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臺諫皆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為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陛下終不得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足以論天下之治哉又况陛下當即位之初以論相擇人為先不可不謹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初公輔以李邦彥罷政事纔數日復為宰相人情震駭乃具奏上然之遂罷邦彥孝迪懋以吳敏為少宰出邦彥奏乞持服從之孝迪以資學為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為大名尹召徐



處仁唐恪于外郡處仁字擇之應天府人元豐八年以進士科登第累官知大名府至是召為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為戶部尚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次年召為戶部尚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城被圍遣兵官邊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日辛亥詔教習禁軍

詔曰軍兵久失教習當汰冗濫在祖宗時外路寄招禁軍解發到京師御殿閱視分隸軍營是以在禁旅者無非趨勇之士今三衙與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

等仗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既到軍門惟以番直隨從服事手藝為業每營之中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不復教以武藝今宜於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又神臂弓馬黃弩雖中國長技然軍兵中能射者亦少宜多行教習以扞胡騎又軍兵平日不操甲一旦在身如受束縛宜令每營間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人不厭苦仰三省樞密院劄付刑部施行

發遣應歸朝人還金人

朝廷既與金人議和乃將應歸朝人所在發遣令歸國都省劄子勘會本朝已與大金講和應貴朝官歸朝人



並發遣今來在京已發遣盡絕外其外路亦令依此施行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逐路帥司行下所部州縣等處盡刷歸朝官歸朝人量給盤纏起發每州縣各選差堪倚仗有心力大小使臣或寄居待闕得替官一員或有心力衙校之類量人數多寡作番次逐旋管押赴大金界首令過界前去不得擁遏一併上路各從便道過河即不由京畿界分仍令經過州縣巡尉防護出界相交割其應合發人如有帶軍器並仰所在州縣拘收沿路亦不許置買嚴切覺察候過界所管押官具已過人數姓名申尚書省仍仰逐路帥司差通判一員遍詣州縣專一催促具已發文狀聞奏其管押官如

無疎虞當量遠近推恩

李綱辭知樞密院

劄子云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竒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宣和初太上皇拔執筆螭蚬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䟽指陳冀得直前論事當路擠排流落七載太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兇威來犯王略太上皇厭萬機之煩欲授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



力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太上皇南幸淮淝群臣亦有  
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臣又躬述利害回鑿輿之幸為  
守固之策斯皆臣子常分初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  
卑鄙驟加褒用推自庶寮不五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  
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  
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  
東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  
戢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豫為隄防忘食  
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  
進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世窮食盡渡河而遁  
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敗

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聞自於行營二月一日  
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徽臣實無所預其  
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  
臣適感寒伏枕臣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  
將士列在要衝分遣軍馬解萬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  
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  
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求對不已  
而賜罷恐懼自當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  
臣愚疑實無他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慮其空乏加賜縑  
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俾還舊物仰專克為守禦之事  
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



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  
德隆命極驅捐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問殺掠內侍理  
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  
通衢以靖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  
既成金賊擁重貨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  
之既乖臣本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  
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軍兵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  
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  
臣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  
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  
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使司圍固以團結保甲分

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救寧臣當抗章自陳  
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  
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羅困阨良嘗有力乃願  
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  
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乘時遇主以成功安顯  
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乏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訾之讒謗豈得安  
處寵榮不知戒懼今縱欲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冒  
巍峩樞庭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  
察臣至誠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為虛文持降追寢隆  
恩以安愚分不勝大願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奉聖旨李



綱劄子乞辭知樞密院事宜不允復還劄子

李綱謝知樞密院表

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辭免不允者武有七德宜  
恢經遠之規聖臨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慙於柱石  
亦位亞於樞衡輒特慈聖求安微分伏念臣性質淺竊學  
術迂踈常自信其朴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  
參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面折尋柱輒召貳奉  
常之職知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  
幽薊蹈藉河山方熙朝有警之時蓋在位竭誠之際贊  
大策而授聖子成上皇堯舜之仁勸固守而保神京定  
睿主宣光之業粗輸臣節敢幸天功叨擢任於肅機仍

倚克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練選六師每揚聲於  
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碑克張羆虎之雄昭示金  
湯之固火至甘泉而不恐騎臨渭水以何虞俟集援軍  
式遵廟筭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之有聞壯士雲屯皆  
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  
形勢相疲糧食空乏指歸路而弃甲視洪流以爭舟期  
集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絕而無足馬隻輪之反  
重幣復得如荀息奉壁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瑩真楮之  
陋忽貪夫之妄作帳幽然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  
察西兵之動微臣所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  
蔽增領備禦之政備兼密宥之謀鑿叅若茲縻捐罔避



然孤危之迹僅免謗傷而矯索之胡既私從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鈴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須臾將分布勤王之人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綵養於晨昏彗掃星流畫文逸永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勸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効看山之裴度庶全終始或解怨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

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

傳信錄曰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退逐圍太

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兵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上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一之空及金人入寇李純五萬人屯守石嶺崗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逃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武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南來執宰咎予盡遣城下兵以追幹离不知師將無以支梧余曰幹离不之師既退自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大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阨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七  
悉追還諸將之兵及幹离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  
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  
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  
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遣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  
士知朝廷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送之  
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祈恩冀皆被其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八

靖康中帙十三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  
五日辛亥盡其日

晁某上書論三鎮不可弃

書曰皇帝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  
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萬里乃得隨士庶垂淚以伏  
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  
小醜斬荆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  
城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  
一日有斯酷耶在春秋之時周家衰孔子春秋用是作  
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熙洽天下太平自結繩以



來未之或有天子坐簾內朝四夷牧萬國曾不足以輕  
重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平昔僕役高麗臣事契丹  
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  
痛心壯夫洒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壯  
夫義士而巡視樵牧思謀妾婦思奮之際寧無一言以  
自効哉况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際極  
文章禮樂之譽曾祖懿寶元康定之間任西鄙之域遂  
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推臣族爲文學之家  
微臣闕一字之亦其職也惟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  
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爲邪等置籍刑部初禁入  
京城漸不許仕官而擯斥畀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者

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  
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姦獨推  
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士庶祭行於寢  
中二曰自古衰王暗居乃有毀謗先烈之言以聃天下  
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內外無有一人不  
足於恩德尚何毀謗之有彼諂諛大姦濟以兇暴徒以  
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  
事中言當今之急務豈顧卞和之玉再削其足耶竊惟  
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  
也伏覩戊申大赦封丞逋遁齊民又安凡有血氣之屬  
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有言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



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者新邊之語讀者惑焉  
議者則嘆妄以易州涿州之地終不能保而復弃之為  
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  
三大鎮無慮二十州五十六縣自州升之為府而不知  
未幾乃自中國弃之為新邊也嗟夫斯地可弃也斯民  
不可弃也吾祖宗艱難之業不可弃也嗟呼誰為陛下  
而畫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  
久為戎人欺傲乃嘆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  
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  
徒其後進者議論有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申屠嘉宋  
昌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賈誼尚何恨哉

使誼尚在謂今日之有人無人乎臣於是忘其至愚且  
老不能默已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  
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論二篇因杜牧  
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  
東不足以制河北河北為能制山東安可以天下之勢  
而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矣  
失河北則失天下矣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  
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  
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  
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  
能有符氏之秦拓拔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唐石氏之



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於  
劉氏蜀之漢高氏之齊強於宇文氏隋之周其迹昭  
然布在方冊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為陛下  
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  
三鎮之重於天下者不必繁引遠古惟事與國家造邦  
相因者則不得其略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漢光武  
唐太宗之流承有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之餘即  
位僅餘兩月黃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為我宋  
驅除晚以數千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  
橋關者晉人弃之以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  
則契丹之所盜據者七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

六國之燕最弱非韓趙魏之北方鎮中盧龍亦最弱宋  
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  
聖忍竒崑包藏禍心立凶謀前日荆軻太子丹之風後  
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與為禍而難與圖治也以故  
雖曰弱燕而嘗重於趙魏雖曰幽陰而常動搖魏博鎮  
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既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  
女真小醜者譬之熊鼠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關則洙  
積累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  
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兵間也世宗常以千人之軍溺於  
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鎗來加者三天子之  
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



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為而弃之荒裔小  
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石晉關運之末出帝之醜先  
自梁漢璋覆師于高陽遂使契丹得犯澶淵之役康保  
裔無高陽之叛則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之役矣高陽  
之勝敗猶係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之存亡耶廟  
堂之上肉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  
甲兵雄於天下城壁高固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  
語况又其帥獨知臣節前號河北四叛義武不與後稱  
河北三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  
征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以解關中之  
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

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為入京師之舉哉  
亦宜屢北惟是張彥澤杜仲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  
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使契丹遂得入京師  
成晉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况使高陽全師中山堅壁  
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而定州之望都  
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傳潛領十萬精  
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近愚智無不憤疾潛  
者耻與之俱生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  
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  
而起孰知真宗皇帝聖意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  
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關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以



全中山以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  
脫彼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渡河之後我出中山  
十萬蓄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  
吾洪流而代吾涕掃也哉彼或不剋渡河我以此覆其  
歸路匹馬隻輪定不返矣惟恭祖宗無失刑真宗豈得  
為私傳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群聽而決意  
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傳潛之  
不濟事巍巍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勢宜如何哉惟  
我祖宗又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趙  
魏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  
而才至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

中山君者是也太祖太宗之時每歲防秋之兵全師聚  
于定州真宗躬置禦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  
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番寇遠近出兵建柵仁宗謹  
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為多蕃兵則中山為重命帥  
則得韓琦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為太原府劉氏有之  
資太祖皇帝而未之克留以待太皇宗帝特封太宗為  
晉王逮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  
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莫不知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  
惟太宗皇帝號令之所加鞶鼓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  
及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論於太原獨  
如此艱難何耶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策侯霸



榮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生不輕去且復念曰  
太原吾父母之世所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  
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也遂以晉  
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奪朱氏之梁者而得之也初  
起諸晉也其上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  
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  
馬氏以晉自命者實為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  
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獫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  
績于姜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  
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畀付哉重以太宗之  
神武念太原文未下顧視群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

暉暉曰戢兵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曰太原  
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莫若先離其  
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  
宗之伐至於老師太祖破北虜於鴈關盡驅其人民居  
虎牢關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國危已甚卒得曹彬而謀  
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  
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擐甲  
冒曹彬郭進潘美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北狄  
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其人民毀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  
也况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棄  
之乎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自非朝廷所有亦何害



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然其據大河津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盜賊久熾又未必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彫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州祖宗以重兵威天下百餘倍於唐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之兵制出於秦漢兵制仁宗時尹源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特與唐室論也

後來宜不復開口措意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略陳之矣臣前所謂無名而賜之者請復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嘖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比之三鎮於一嘖一笑果孰重而孰輕哉謂此小醜為功則隋唐因突厥以有天下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賜之田哉惟石塘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弱燕以委契丹而趙魏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遐陬荒絕疆場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



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  
真因高麗以臣事契丹者在祖宗時嘗因高麗入貢  
而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絕  
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自絕於中國逮熙寧初國家  
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於契丹不得與也柰何一旦  
兇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貨寶而豺狼之心  
不能自己遂敢陸梁於中國耶在祖宗時嘗來寇我白  
沙寨掠官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  
京師遂命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奠  
為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  
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法令當

如何哉議者曰柰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  
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陝西而郭子儀帥師  
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三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羗渾  
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代吐蕃而難平豈有割  
土田以奉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警惟  
陛下增修盛德巖廊之上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鎮已  
復歸於職方氏矣願惟踈遠小臣必待百官班駕之後  
乃得與昆蟲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之  
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  
諸羗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  
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孫吳未若奉法皆



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師帥程苞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不然猶見於變亂之故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為宣帝之言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重耳以伯趙王不終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繼變亂之後必有累舊之恩此聖

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謂遠不及高帝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觀東方朔之對武帝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猶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不在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實吾仁宗而云耳優而論之仁宗於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也且文帝在位二十四年逮其晚歲稍惑異端熟如仁宗而相王魯李廴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勝數稱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



士不禁言以拒諫以自弊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彞倫攸叙之時也儻或不然使梟鳴嘉禾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遜段珪曹節等兇闖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兇闖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彞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也如此其治也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願國家以將而為相也

昔賈誼痛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於衰時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若臣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感如之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道惡揚善順天休命也如其惡者不道則善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也耶大有一變而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剛健繼之中正歸之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治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九

靖康中帙十四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壬子盡十八日甲寅

十六日壬子楊時上書論三鎮利害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素甲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竊慮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



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郝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助亦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封氏紀年曰夫三鎮者趙魏韓晉之地是也其為要害久矣今一旦舉而與之中國何以尊居三鎮失一宜其



長驅而至我不能枝梧也况三者俱失乎壯牧有言曰  
以天下觀河北猶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又曰  
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由此觀  
之三鎮何可妄弃乎明年太原遂陷京城失守天下土  
崩可勝歎哉

郭藥師以兵至磁州取寄收銀三十萬兩

初郭藥師為同知燕山府也乞支降贍軍錢朝廷以銀  
三十萬兩畀之至磁州時燕山已陷藥師已叛乃以寄  
收于磁州軍資庫金人自京城講和而歸也到河北邏  
得斥堠遞發視之乃河北都轉運使張懿發往磁州令  
封樁此銀不得支用藥師得之遂以兵至磁州乃索此

銀曰朝廷發往燕山應副我用者知磁州趙將之辭以  
為無藥師出遞牒示之將之不能隱藥師聲言不得銀  
則攻城取銀將之懼以銀與之師退乃  
粘罕兵據太行山下瞰河津朝廷大駭乃命种師道姚古  
出河東河北

种師道加太尉河東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

門下敵王愾而有功既保干戈之衛飾國典以行賞敢  
忘鞶鼓之思載惟元帥之謀允賴武人之俊誕揚褒律  
敷告治朝檢校少師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諭使河南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實封一千三百戶种師道

節闕一剛方體闕一莊重勇有文略深而寡言義匪辭



難奮不顧身而敢往慮無遺策度能制命以有成嘗入  
處於樞庭比出提於戎乘醜虜聞風而潛遁邊鎮傳檄  
而自堅然居安慮危宜預圖於閒暇而有備無患庶永  
保於泰寧載疇輿頌之公俾尊朔部之寄肆頒寵數昭  
示眷懷是用冠秩右階其升掌武之峻張威外閫具膺  
宣慰之榮衍以爰田陪之圭賦於戲充國自許蓋無踰  
於老臣陳平見知遂盡護於諸將朕思有常德以立武  
事爾其除戎器以戒不虞俾胡馬莫窺於長城而烽火  
自滅於幽障往若予訓益壯乃猷可太尉鎮洮軍節度  
使河北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戶

初粘罕既破忻州代州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  
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金人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  
平陽府義勝軍破城叛去攻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  
關陷隆德府至是澤州言粘罕次高平朝廷命統制官  
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遂以种師道  
為河北宣諭使駐滑又議姚古援太原以种師道援中  
山河間諸郡

姚古加檢校少師河東路制置使摠兵以援太原种師中  
河北路制置副使摠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

初金人犯闕种師中以秦鳳路經略使率兵來勤王金  
人已退朝廷雖以虜深入不擊為失策然不敢決策出  
戰乃除姚古种師中制置使副凡行移文字出於樞密



院者則迫令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  
古師中患之朝廷以倉部郎中黃鶚隨軍應副錢糧鶚  
與河北路都運使張慤至磁州問寄收銀三十萬兩何  
在知州趙將之荅曰郭藥師自京城回軍駐軍城下執  
都轉運使牒取之矣慤欲斬將之鶚勸乃免之

京城榜示舖戶依舊開舖

都太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榜云契勘金人已過黃  
河中外民心已漸安貼訪聞在京金銀物帛質庫舖戶  
尚懷疑惑未肯依舊開舖妨阻商旅交易須至榜各令  
復業開舖

李綱遣人上太上皇起居表

臣言戎路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  
効敢具陳其悃幅輒躬問於起居謝伏念臣奮自單平

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

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

聖旨差充行營使既預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

謝安之靖胡沙欲遣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至揚出

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為堅壁之計器械甚設樓櫓畢施

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濠持

弓障弩兩兵紛集難越高墉雲梯已登悉皆摧裂遂歛

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

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



三朝正史卷之九  
字闕一虜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  
降受敵前史以為閻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  
入知黠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嘉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  
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  
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於  
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晏閑從容吳越之奧  
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俛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重歡誓  
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鸞禹穴遙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樓  
佇承天下之養

再上上皇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金  
賊緣藥師叛既陷燕山浸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  
之固收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将持兵望風先潰大  
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詣於魏闕  
以正月初七日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  
鐵騎攻西水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  
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晚  
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羊之衆蜂屯蟻附渡  
濠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砂書昏人心  
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  
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蕪雲梯殺獲首領一人  
破攻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械以強弩射之往往沒溺



障汴河水令歸城水勢漲溢自外及于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竦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蠲減所須之數果引而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扈之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退神人共憤天心助之洪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冒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天心已明殞首何悔謹錄奏聞謹奏

國子司業黃哲請失職之罪

朝散大夫國子司業黃哲奏臣等伏見二月五日有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鬧上煩聖訓丁寧臣等職司教導不能表率諸生雖前後屢行約束尚敢違戾難以備負學官見今待罪伏望特賜黜責候敕旨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為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初蔡懋李稅喻太學長貳屏出伏闕上書人等諸生以布衣之士敢劫持天子既而被黜往往欲拂袖者甚衆聞者莫不御憤扼腕故黃哲待罪而有是指揮吳敏劄子雪李邦彥罪狀

劄子曰二月初五日太學生上書聚衆既多遂槌破登聞鼓又云軍民無忠義之心咸幸禍亂之變又言昔高歡在魏見禁軍焚領兵張彞宅朝廷畏其亂而不敢治歡遂散家財結士卒伯山東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姦人窺伺之資也古語曰投鼠忌器况天子相乎李邦彥等諫上皇罷不急之費又援立聖朝廷遣李鄴等往使大金終賴其力但邦彥為人畏憤太過緩於事

機及罷綱師道遂有百姓指目蔡京王黼用事不值此變而遭此豈非不幸又云願陛下下明詔解衆惑使邦彥之為人稍白於天下然後復起邦彥還其相位論者於是謂敏為邦彥黨矣

十七日癸丑种師道免宣撫使赴朝參五日一赴院簽書先書朝廷差師道充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又奏乞朝廷召天下軍馬屯駐大河防秋朝廷初允其請行遣未旬日宰臣言萬一賊兵不至則費用甚大遂已其請道既知言之不從奏以被疾乞免宣撫事朝廷遂如其請令赴朝參無時入奏五日一赴院簽書

十八日甲寅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致



十仕河南府居住  
侍御史孫覲等臣寮上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  
陛下摠攬之初坐席未暖分遣使臣捐弃金帛以為先  
戎之計中外之憤疾心痛首以為結怨連禍之人未即  
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  
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臺國害民之政而祖宗  
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偽窮奢極侈之風  
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懷封駁之法  
寘典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充滿要途禁  
錮忠良悉為朋黨交通暫御竊弄威柄鬻賣官爵貨賂  
公行盜用庫金姦賊狼藉閨門混濁父子詬爭廝役官

為橫行勝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訖  
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 大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  
狀凡四罷免而近因小人相為唇齒失所憑依營護擁  
蔽既去復用而京偃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株盤固不可  
搖動凶焰益肆復出為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  
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下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  
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携離上下解體於是狄人乘  
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矣 陛下赫然奮乾剛貶斥用  
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况京在政  
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  
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



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習  
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誤國固不容誅而結造  
邊患父子相為終始與黼均為罪首公議籍籍不決未  
可以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為三公者二人親  
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  
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糟糠之恩顧京所  
蒙何以論報不圖邊遽上聞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楫  
擁輕賫一夕遁去君父惻然坐園城中無一人有同患  
難之思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使京尚在  
相位安知其不聞邊賈國如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  
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侵侮無所不至而京猶  
喜為姦言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衆令不  
容猶在於此伏望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  
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以雪  
上皇曖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平之氣不  
勝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  
分司南京致仕

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臣寮上言臣伏覩臣寮累有章疏論列童貫罪惡法在  
誅夷陛下仁慈過厚止從竄斥者臣伏念法者天下  
之公也王者能任法而不任情則天下信而服之如其  
威不能克愛縱姦貸惡以撓天下之心天下之人將群



起而議之亂臣賊子亦無所顧忌矣按童貫刑餘臭類本庸奴耳釋掃除之役廁征伐之事浸緣恩幸竊據兵權二十餘年出則為宣撫而不授制密院入則領密院而外兼行宣撫跋扈不臣隳壞法制師徒死事誣以逃亡故賄贈不及而積怨情屯戍外道許其改刺故紀律不嚴而人易潰散詐為首級則不憚於殺平人廣占儲糧則不難於張虛數賞罰出於私意威福至於下移銖銖計罪不可勝言臣姑數其大者首唱交結人共滅契丹兆禍致寇其罪一也盧溝之役望夙奔潰覆師殺將其罪二也金人黥集邊吏來告貫不以聞其罪三也傳檄邊城不令出戰致金人逐突遽至京師其罪四也出

師河東間賊南來不為抗拒之計夙夜逃歸其罪五也至上皇南巡貫乃自名扈從未嘗奏稟擁兵遽去其罪六也陰募死士劄置勝捷軍額厚其資糧環列私第其罪七也堅甲利兵充滿其家製造之工尚方弗及其罪八也城外陰藏器甲糗糧金人實獲資助馬忠提勤王之師西來尚頗收其贏餘不知童貫蓄此以待金人乎抑將有所用之其罪九也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潛規宮禁其罪十也有十大罪彰如此宰執依違無所啓白陛下復含容隱忍不早正明刑使之身首異處獨不念金人南侵死亡係虜亡慮二十萬之冤禍自誰兆乎伏望斷而行之少釋四海冤憤之氣又上



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結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掠京闕宗社之危迫若綴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聚議不厭以為首難之人實使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為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遺鬻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曲薦舉而輒改官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收而擢登侍從者姦賊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幣寶

玉充物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卒秋毫無所得而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庖人廐卒守舍掃除之類隸冒功奏賞有剽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陝西精卒以為親兵號曰勝捷方戰征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為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須奄為已有而嚴立軍期取償於州縣頭會箕歛不堪民命貪賊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難攻陷城邑東



南大震貫將兵討之貫御衆無法縱為貪暴悉斬平民以効首級於是民之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亮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人之身為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封王爵長惡不悛招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難 陛下政之始大明誅賞以觀四方以貫負此大罪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伏望睿照躬發宸斷稍正滔天之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天下甚幸取進止奉聖旨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結二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王黼此羣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見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試舉其略為陛下言之貫自閣尹喜為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姦回平日謗懷迷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實副之提數千萬之師挫於殘破之虜淹留彌年卒買空城乃



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  
入摠樞廡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虜使韓昉見  
貫攸于軍中卑辭祈哀願損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  
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  
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攸貫之罪同  
也蔡京專政貫則興結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於本朝  
迨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羗反覆賣國締怨結禍使狄  
人因以藉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  
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  
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議已也公肆誕謾凡第賞千百  
人貫遂封為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貫

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入塞貫實促之  
攸見邊報警急貫逃遁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  
于此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迨 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  
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挈持金帛舳舻相銜盡室遠去  
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之  
罪同也臣願 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  
下之所共弃并檢會前日論列蔡京章奏早正典刑以  
為萬世賊臣之戒伏候勅旨奉聖旨蔡攸責授太中大  
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攸劄子承遞到告命伏蒙聖慈降  
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  
受即時解行宮使職訖臣輒有縷縷之私仰塵摠聽伏



念臣屬以許國無狀禦邊失機因致煩言遂謫司敗重  
蒙聖造委曲保全又降親詔令臣專一扈從 太上還  
闕臣已在廢逐猶叨起使仰體德意敢不遵承今來  
太上回鑾既渡大江絕淮汴泝徒御所至安行無虞兼  
今已過宿州前去京闕不遠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  
戾之餘正宜退伏田里偷生省己不當更預扈從之列  
欲望聖慈俯察危衷許臣依已降責命任便居住重念  
臣父京近貶西京老年陸行衝冒感疾如蒙矜允臣欲  
前去省侍以全子職臣不勝迫切祈天俟命之至取進  
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甲寅盡二十一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聶山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枕諭與太學長貳令屏出伏闕上書  
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忿一學多士咸欲拂袖出學  
今日又聞枕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置于法臣聞  
之不勝惶駭仰惟 陛下睿智之資君臨萬邦士民以  
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賊殺內侍指罵姦黨蓋恃  
陛下仁慈必能與百姓雪去怨氣而懋枕之徒恨其罵  
已而佐李綱驟欲除去根株又枕宣言為前日伏闕之



三朝北盟錄 卷四十一  
士其間有李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夫士心歸怨  
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士民上書不約而從  
之者數千萬人其言皆平昔公議乃陛下所急欲聞而  
姦臣所甚惡也豈有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快其私意願  
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怨憤姦人  
之手而忠言謹論日聞于九重實宗社萬世之幸也取  
進止奉聖令亟令改正

靖康錄曰初士庶伏闕上書上為感動詔嘉忠義然朝  
廷大臣惟邦彥稍自知咎其餘如杓懋時雍輩不畏公  
論反以士庶為敵讐觀其揚言曰彼時非糾率衆庶脅  
天子者乎又曰若是則政出布衣不在朝廷矣何讒賊

之深而愈不戢也使吾借聽是言則伏闕之士誠作亂  
耳非獻忠也且朝廷輔佐得人措天下於安平四夷左  
衽咸保萬姓和悅庶人既無得而謗議士方詠歌之不  
暇尚安有伏闕者今上皇播遷新君即政夷狄加兵魏  
闕圖我宗社存亡之勢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姦  
臣怙賣國之功羣小漏機而喪師正人擠排而不用朝  
廷之大無一人為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闕獻忠論列宰  
相之非求復社稷之臣期於得請乃其時爾安得此言  
轉播人耳故敏雖于今心膂猶敷奏縷陳多至數百言  
榜之通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頗誦正論布衣魏孝友太  
學正吳若上書辯論其失敏安得無失言焉既而杓懋



乃論太學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伏闕上書人長貳  
皇恐待罪尋得旨反有乃是忠義所檄之語遂寢稅又  
呼時雍令根治學生伏闕百姓欲置于法戶部尚書聶  
山懼織羅之獄興而忠義之士死乃密以聞上曰士  
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承隙相拉賊殺內臣抵罵姦黨  
蓋恃陛下仁聖必能為百姓雪其怨氣而懋稅時雍  
惡其罵已而佐綱輒欲痛鋤其根株又稅宣言曰伏闕  
之士其間有綱故舊必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  
怨陛下况士庶上書其言皆出於平昔之公論乃  
陛下所急聞而姦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自  
令開封快其私忿願速止絕庶幾忠義之人不死姦臣

之手忠言讜論日聞九重宗廟社稷萬世之幸諸生以

故得保首領山之力也然開封三衙猶榜太學門

榜曰

前司牒准內降御寶批朝廷方大開言路之時應文武  
臣下士庶秀才等宜以忠嘉之言讜論建陳當用納親  
覽如其可否一一施行然有似此伏闕上書為名者意  
在作亂之人仰三衙立便收捉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  
宗濇等出榜如有似此之人斬訖聞奏適又學官吳若上書得罪長貳迎

合其意乃屏陳東一學為之闕然既朝廷即與改正又

命聶山傳宣俾士安於學開封三衙揭示文榜亦即褫

去盛哉上以士之去就於國重輕不暫置於懷雖古

氓哲亦何以加然士方忻聖訓嘉獎墨猶未乾而姦臣

輒欲置于法雖身不罹禍而豺狼尚在故望望然咸欲

去恐不免也蓋君子孤立小人朋邪號令混淆是非紛



亂人君難於聽察莫甚於此時也。祗如徐處仁、忠亮、清敏屬天下望久矣。近方以中處書起之，猶未厭士論而言章三上，以嘗為蔡京門人當不可用。夫京相上皇二十年，今廷中諸臣孰非京引薦者？若以是嫌投置多矣。朝廷取人，賢者用之，不賢者去之。于今旁求天下如處仁之賢，有幾處仁而不用？誰復可用？問其諫官者，誰乃邦彥締交謝克家也。君子小人，猶冰炭之不相入。然信

秀水閑居錄論士民伏闕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金虜至都城，軍于城西十餘里，既稱和議，十一日，今上以康邨故相張邦昌副之出寓虜營，右丞李綱為親征行營

使聚兵欲戰。二月朔，遣將官姚平仲等夜劫虜營，不捷。次日，綱罷政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其徒數十人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丐留綱，且有人唱言道路曰：綱罷虜入城矣。軍民稍集，至于聚萬餘人，昇登聞鼓，擊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即殺之。宰執李邦彥等自禁中歸，都省衆詢罵欲毆，皆奔避。凡殺內臣三十餘人，亦劫數十家。六日，以綱知樞密院事，副樞耿南仲奏言率衆詣闕者，乃綱使令輩數人，宜下御史府根治，不從。虜既退，大遣兵十餘萬授太原，以綱為宣撫使，固辭不行。至以告身納榻前。上怒甚，事叵測。簽書密院許翰與綱皆蔡京交黨也。翰執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二字，以寄綱。綱即日承



命遷延久之僅能渡河居覃懷去太原七百里遙制軍  
事多失機會大將种師中世家宿將黜其言不潰种師  
中戰沒國兵自是不能復振矣綱竟罷去虜益無憚再  
舉犯關 二聖北狩呼嗚痛哉

諫議大夫唐重論奉迎 上皇劄子

恭惟 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游太平海內無一塵  
之警比者倉皇南幸踐涉山川冒犯霜露憂勞甚矣  
陛下天資仁孝發於至誠拳拳思慕之心未嘗須臾忘  
今者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乞遣使  
奉表祗迎法駕消日備禮導還京師上以副 陛下孝  
治之誠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

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  
難防樓櫓未集不免遣使泣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  
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為  
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  
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  
下之盟未必可保憑陵近郊劫掠畿甸幸今宿將勁兵  
勤王畢進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便  
盟約雖未可保也然我先盟敗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  
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為今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  
堅壘觀釁而動使闕字不先然後為善和議之說既已施



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扞敵行反間以疑虜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於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無可虞若一不成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吏告賊黨之將至儻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耶若賊先敗盟不得已而用兵則不得已而用兵則大將者當礪兵鏖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為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唯朝廷之上叶謀而早圖之實天下之幸取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筆公行姦謀致寇召禍實原於此 陛下臨御之初當剷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以為戒臣愚正謂自蔡京秉國政童貫總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上欺人主下欺同別開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金人侵犯中原都致寇之因實京貫之罪幸賴 陛下仁聖感格虜人歸心遣使和議已有退期不意交兵城下墮虜計之中乃李綱專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略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倖成功旋致敗衄臣訪聞行營司馬屬云綱稱自有御筆指揮綱欺人以追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陛下計乎臣前來面奉聖訓已有 御筆指揮更令申



明行下臣知陛下寢御筆之命決矣幸而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知興兵之意不出於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且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於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辯乎臣恐釁端一開兵禍連結自是無寧歲矣雖食議者之肉恐不足以謝衆怨伏望陛下正綱罔上誤國之罪為貪功生事之戒庶以塞人之憤辭今後臣僚輒請御筆併乞陛下察其姦謀嚴加竄謫以為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毋貽後患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寇未啓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謂其陳禦戎之策特以是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自寇迫近郊都地戒嚴已踰兩旬畿甸居民盡被劫掠蕃既不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寇逃遁為自全之計臣前來具劄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并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按蕃天資險詖公肆誕謾居喪污穢冒哀求仕屢辱吏議按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聞難以殫舉今者專統制之權乃避賊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罪肆兩觀之誅尚未足以謝衆怨今赴闕之命朝廷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二千餘衆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劫奪



所至搔擾甚於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  
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蕃避寇誤國臣知其為叛臣矣  
若領兵越境而南臣不知蕃之姦謀將何所圖也朝廷  
雖有指揮令有指揮令發來赴關臣竊謂蕃之叛已不  
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 陛下早加睿斷  
免貽後患取進止

沈瑄上書李綱乞明賞罰

書曰金人之強能於符堅乎中國之弱果弱於東晉乎  
向使似之尚使為淝上之一戰而今者凡有要求無所  
不從一切唯令之取何哉欲親王則以親王與之欲都  
尉則以都尉與之至今欲於宰相以為質則拜昌為少

宰而遣主議和而其為太宰者弗去也欲樞密巨劃地  
界則路允迪為賚書而往主割地而其為樞密者弗去  
也何待宰相樞密者厚而親王都尉之薄也以至一走  
而為大資再往而為兩府張大金之聲勢以脅朝廷則  
遷給事割并三鎮之地以蹙國勢則除侍郎凡言金人  
之兵少與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聽夫國之所以為國  
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正賞罰不明其能國乎瑄所  
以宿夜憤憤為國家慮而不復仕者此也伏望樞密以  
道事君取天下之真材實能而用之進君子退小人正  
是非明賞罰使朝廷清明邊鄙寧靜時和歲豐瑄雖在  
耿耿中受賜多矣憤激之深言不能盡伏幸裁察瑄至



三朝北盟錄 卷四十一  
是日猶見瓊等尚未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為社稷宗廟遠圖遂投致仕而歸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及彈壓百姓

榜云契勘近有兇惡之人遞相唱舉羣衆街市毆擊內官及劫奪財物當所躬親擒捕將首惡之人處斬訖自合追賊捉黨盡行依法決配幸遇聖恩務恤百姓出於無知輕犯刑憲特賜赦宥及再下手詔丁寧安恤已經赦恩之人如更有內侍陳訴本府更不受理聖旨寬大百姓盡當體念仁厚之意相率改過自新不得復有扇搖今來尚慮頑猾之人不能深體仁聖愛民之心尚敢鼓唱群衆務要作過仰同謀之人速赴本府陳告即時

支賞錢二百貫特與免罪其有作過之人斬訖聞奏的不容怒

十九日乙卯粘罕陷威勝軍知軍詹丕遠被殺

粘罕圍太原未下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粘罕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

我過之南朝為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獻之粘罕忻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榜更不召募効用契勘本司近出榜召誘諸色軍人更効用等今來金人已退更不召募須至曉示

粘罕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璠知府事



粘罕自威勝軍趨隆德府隆德無備守臣張確憑城與  
戰敗二日而破張確同通判趙伯夔皆被殺粘罕留漢  
兒姚璠太師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聞其有備不

敢逼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伏

壽